



世界文學名著

悔 罪 女

黑 貝 爾 著

湯元吉 俞敦培 譯

MARIA  
MAGDALENA

By  
FRIEDRICH HEBBEL

Translated by  
T'ANG YÜAN CHI & YÜ TUN P'EI

世界文學名著

悔 罪 女

875.55

484.6

2.

物      人

人物

安通師傅 木匠

他的妻

克拉拉 他的女兒

卡兒 他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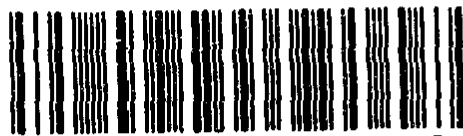
雷翁哈德

書記一

俄兒伏蘭 商人

亞當 法院阜隸

法院阜隸又一



3 0605 9643 8

丁

43566

女 罪 悔

男孩一

婢女一

地點

一個中等的城市

## 第一幕

佈景：木匠家裏的一個房間

第一場 克拉拉和她的母親

克拉拉 這是你從前結婚的禮服嗎？哦！多麼的稱身！竟好像今天新做的一樣！

母 是呀，孩子，衣服的時髦不時髦，總是一時的；往往背了時的衣服，又會時髦起來。如同我這件衣服，已經背過十多次的時了，可是每次總又從新時髦起來的。

克拉拉 這次就不盡然罷，親愛的媽媽！袖子太寬了。你聽了可不要見怪呀！

母 （微笑）我可不像你那樣孩子氣呢！

克拉拉 你當初原是這個樣子呵！你那時頭上還帶着一個花冠的，是不是？



母 當然哪，否則我那時爲什麼要用了好多年的心血去培植那棵桃金娘（二）呢？

克拉拉 我請求你穿這件衣服已經有過好多次了，但你總沒有答應過我；你總說是牠已經不是你的婚服，而是你的壽衣了，而壽衣卻是不能隨便穿着玩的。因爲你老是這樣的說，所以我後來簡直不願看見牠了；我每逢看見牠雪白地掛在那裏，就會想到你的死，跟想到你死了之後，那些老媽子們會來替你把它穿上。你今天爲什麼倒肯穿的呢？

母 如果一個人病的像我現在這樣的沉重，連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夠再好，那當然不免要心亂如麻呵。死，是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可怕，哦，還要慘酷呀！牠能使世界變成一片黑暗；能教那燦爛地欣欣地圍繞着我們的各色光明一一的都歸於消滅；牠能教丈夫和兒女們的可愛的眼裏，再也不會發出光輝來，能使一切的一切通通變成一片黑暗。但牠在你的心的深處，卻會燃起一盞光明的燈來，使你見到許多你不願見的東西。我呢，自己覺得倒並不會做過什麼虧心事；上帝，我向來是信奉的；家庭裏的事，我向來

是盡心盡力地去做；你和你哥哥倆，我向來是照着宗教的信條去教育你們的；你父親把血汗換來的產業，我向來也是極力的保守着的。可是，對於窮人們，我也時常佈施他們個巴分尼；（二）即使我有時因為自己心緒不好，或是因為他們來得太多了，偶然拒絕了一個；但我總又把他叫回來，加倍的佈施給他。唉，這些事又算得什麼呢！當人生最後一剎那將要臨到的時候，人們畢竟是要像蠕蟲一樣的蜷縮着向上帝哀求延長他們的生命的！就如同一個聽差做壞了一件事，恐怕主人要扣他的工錢，哀求主人允許他重做一回一般。

克拉拉 別說啦，親愛的媽媽，這對病人是不適宜的！

母 並不，孩子，我說了出來，心裏只有快活，我身體現在不是又恢復了嗎？上帝前面換我回去，不是要叫我知道我在塵世裏的罪惡還沒有贖完嗎？他前回讓我死裏逃生，重新活了轉來，不是要限我在歸去之前，還得好好地修心補過，把我自己修飾修飾嗎？上帝初對待福音裏的那七個少女——就是你昨天晚上讀給我聽的那一段裏的——還

沒有現在對待我這樣慈悲呵！因此，我今天纔穿了這件衣服去赴聖餐的。想我當年穿牠的那一天，曾經許過好多的善願；現在，牠應該提醒我還有那幾件善願還沒有了呢。

克拉拉 你就跟生病的時候一樣，說的老是這種話！

第二場

卡兒 (上) 媽媽，你早晨好呀！哪克拉拉，假使我不是你的兄弟，你喜歡我不？

克拉拉 一根金鍊子？你從那兒弄來的呀？

卡兒 我流盡血汗是爲的什麼呀？我每晚總比別人多做兩點鐘的工，又是爲的什麼呀？

你問得好無恥呀！

母 禮拜早晨還要吵嘴嗎？不害羞嗎，卡兒！

卡兒 媽媽。你可能給我一個古爾登(三)麼？

母 除掉家用之外，我沒有錢多。



卡兒 多少總得給我些！倘使你一連半月把蛋糕做得薄薄的，我總不來抱怨你就是了。

況且你這樣已經幹過多次了！我也明白呵！當初爲了要替克拉拉省出一件白的衣裳來，就一連好幾個月不會有什麼好菜到桌上來。我眼睛雖裝做不見，可是我心裏卻猜着又有一項新首飾或是一件新衣服在路上了。可是終究也得讓我來佔便宜呀！

母 你真無恥！

卡兒 我可惜老沒有空，否則——（想要走）

母 你到那兒去？

卡兒 我不告訴你。這樣，等老頭子回來問起我的時候，你纔可以老老實實地告訴他說：是不知道，而用不着臉紅呢。並且我也不一定要你的銀錢；各向各的井裏去挑水，實在是最好不過的辦法。（自語）全家的人，總把我當作個壞透的東西；我爲什麼不落得教他們整天的爲我擔心呢？我現在既沒有能夠在家裏弄到錢，若是再沒有一個相識的人來幫助幫助我，那我就只得到教堂裏去做禮拜了。可是，這個我又何必告訴他們

呢？  
(下)

第三場

克拉拉 這算怎麼一回事呀？

母 他真使我痛心！不錯，不錯，他父親說得有理，這叫做報應！他小時候要起糖來，是何等可愛；現在要起錢來，又是何等的強橫！要是我當初不給他糖吃，他現在會不會就不來討錢了？這個問題，我想起了就覺得煩惱！並且我相信，他一點也不愛我，我病的時候，你曾經看見他哭過一次嗎？

克拉拉 除掉吃飯之外，我也不常看見他。飯量他倒是比我來得大多啦！

母 (趕快說) 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做的工作，總是非常辛苦的！

克拉拉 可不是！男子們都是一樣的！他們覺得淌眼淚這件事要比犯了罪惡還要可恥呢，所以他們寧可伸出老拳來，卻不肯向人淚眼示弱的。就是父親也何嘗不是這樣呢？

你還記得那天下午，當醫生割開你的血管沒有血流出來的時候，他在鉤凳旁邊哭得我徹骨的難過嗎？我當時走過去安慰他，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是教我試試看，能不能把他眼睛裏的一個木刺弄出來，因為還有許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呢！

母（微笑）對呀！對呀！雷翁哈德我近來爲什麼總看不見他呀？這是什麼原故呀？

克拉拉 不來也聽他！

母 除非是在我們家裏，我不希望你和他在別處會面！

克拉拉 莫非是因爲我晚上在井旁邊耽擱得太久了，所以引起了你的疑心嗎？

母 不，這倒不是的，我所以要他到我們家裏來，是因爲要免得他在深夜裏站在外面等你。你外祖母當初也沒有允許我這樣！

克拉拉 我多時不見他了！

母 你們鬧翻了嗎？這人老老實實的倒還稱我的心；可惜他就是沒有一個職業！當我年青的時候，像他那樣的人是用不着老等的，因爲那時候識字的人很少，一班大人先生

們，就如同跛子搶拐杖似的，爭着要呢。就是我們平常人家，有時也能夠用到書記的。今天某人家的兒子來請他寫封信去向他老子賀年，單講那個開頭的金字母給他的報酬，就已經夠買一個洋娃娃了；明天，那人的父親，因為自己不識字，怕人笑話，又去偷偷地請教他，請他把那封賀年信讀給他聽。這樣一來，就又是一筆報酬了。那時的書記真是了不得；連啤酒的價錢也給他們擡高了。現在卻兩樣了，像我們這班目不識丁的老年人，連八九歲的小孩子都要來譏笑我們了！這個世界，越變越文明了，也許有一天，連不會走繩索也要給人笑話呢！

克拉拉 教堂的鐘響了。

母 孩子，現在我來為你禱告吧！至於你的雷翁哈德，你應當像他愛上帝一般的去愛他，既不用太過，也不要不及。當你外祖母臨終的時候給我祝福，她就是這樣吩咐我的。我現在是幸福中的過來人了，讓我來為你祝福吧！

克拉拉 （把一個花圈遞給她）瞧！

母 這一定是卡兒拿來的！

克拉拉 (點頭，繼而自語) 但願這樣倒好了！我巴巴的要使她歡喜歡喜，而她卻以為是從卡兒那裏來的！

母 哦，這孩子不壞，他是愛我的！(下)

克拉拉 (從窗中目送着她) 她現在居然在那裏走了！我一連三次的夢着她已經躺在棺材裏了，可是現在呢——哦，那可恨的夢魔往往要利用我們恐懼的弱點，來破壞我們的希望！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相信夢了；就是做了好夢，我也不歡喜了；這樣，等做了壞夢的時候，我纔不用害怕呢。看她走路走的多麼穩重呀！她已經走近教堂的公墓了——看她先遇到的是誰？這本是沒有意思的，我不過是說——(吃驚) 一個掘墓穴的工人！他剛把一座墓穴挖好從裏面爬出來；媽媽現在向他招呼了，並且笑嘻嘻的望着那個黑黢黢的墓穴，把那束鮮花丟了下去了。現在，她跑進教堂裏去了。(教堂唱歌聲) 他們正唱着「大衆感謝上帝」呢。(合十) 是呀！是呀！假使我媽媽日前死了，我

是永遠沒有安心的一天了，因為——（向天注視）但是上帝是恩惠的，上帝是慈悲的！我真希望我能像天主教徒似的，可以貢獻些什麼給你呵！我曾經想把我所有的積蓄統統拿出來，給你買一個好看的鍍金鷄心，周圍用玫瑰花裝飾起來，拿來奉獻給你。可是我們的牧師卻說，在你面前，任何的貢獻都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世上的萬物都是你的；而你已經有的東西，何用我們再拿來送給你呢！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這屋裏的一切不都是屬於我爸爸的嗎？然而他總喜歡我拿他自己的錢去給他買一塊飯布，好好地繡上一點花，在他生日的那天放在他的盤子裏送他。是呀，他並且還把牠看的非常貴重，要逢着聖誕節或是降臨節，纔肯拿出來用呢！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天主教的小女孩子捧了櫻桃到祭壇前去貢獻，真叫人歡喜！她所拿的櫻桃還是那一年她第一次得到的，我看出她自己明明是非常想吃的；可是她竟能始終和她的食慾奮鬥着，沒有被牠誘惑，而急忙的把櫻桃擲在祭壇面前了。那時神父正把祭盃舉在手裏，冷冷的瞰了她一眼，嚇得她反轉身就逃了。可是祭壇上的聖母馬利亞帶着滿面的笑容，簡直像是

要從框子裏逃下來，趕上那個女孩子，吻她一番似的。後來，倒是我代表聖母去吻了她一番！  
雷翁哈德來了！唉！

第四場

雷翁哈德（在門前）着好了沒有，

克拉拉 爲什麼這樣的溫存體貼呀？我又不是一个公主咯。

雷翁哈德（走進）我以爲你不是一個人在這兒呢！我剛打隔壁隣居家走過的時候，

好像看見白兒小姐站在窗口呢！

克拉拉 所以你纔這樣溫存的呀！

雷翁哈德 你老是這個不高興的樣兒！就是我們兩禮拜不見面，就是陰雨晴天在這兩禮拜之中互相交替過十來次，可是等我重新見到你的時候，你臉上還老是帶着一片愁雲絲毫沒有改變！

克拉拉 從前，卻是兩樣的呵！

雷翁哈德 的確！使你從前也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們也決不會變成好朋友了！

克拉拉 那有何妨呢！

雷翁哈德 你感覺到這樣的不必倚賴我嗎？也好吧！這樣說來，（語有所指）你新近的牙痛，應當是無所謂的了！

克拉拉 哦，雷翁哈德，那時你真不該呵！

雷翁哈德 怪我不該用那最後的一著來把我看得比什麼都要寶貴的你籠絡住嗎？怪我不該在那千鈞一髮，險乎要失掉你的時候，那樣去做嗎？你當時和書記眉目傳情，難道還以為我沒有看見嗎？那一天我真個高興呀！我現在陪你去跳舞，並且——

克拉拉 你爲什麼要一停也不停的儘管挖苦我呵。我當時朝書記看是真的，那我何必否認？但我所以朝他看的原故，不過是因爲他在大學裏留上了一点小鬍子，而那鬍子對他倒——（頓住）



雷翁哈德 倒來得個合式，是不是？這不是你打算要說的嗎？！你們這班女人，就是那種

丘八式的鬍子生得再醜，你們也是看得中的！那傻小子的那副面孔，生得又是小，又是跌滾滾圓的，再加那一頭蓬鬆的頭髮，當中還分了條縫，看上去全像一隻白兔子，躲在矮樹堆裏似的。不瞞你說，他老是蹬在你我二人當中妨礙我，我早已把他恨透了。

克拉拉 我又沒有稱讚他好，你又何必這樣的糟蹋他呢。

雷翁哈德 你對他好像老是同情的！

克拉拉 我們原是自小一同玩，一同長大的；至於後來的事情——你也很清楚！

雷翁哈德 哦，不錯，我也很清楚！可就是爲着這咯！

克拉拉 那是當然的道理；我這許多年不看見他了，那天第一次又見到他，那能怪我不朝他望呢？那能怪我不驚異他竟長的那麼高大而又——（頓住。）

雷翁哈德 但是當他看你的時候，你爲什麼要臉紅呢？

克拉拉 因爲我當時疑心他是在偷看我左頰上的那顆小痣有沒有比以前長大，所以

纔臉紅的。總之，每逢有人朝我看的時候，我老是有這種疑心病的，這你是明明知道的。只要有人朝我望，我就要疑心到我那顆痣在長大了！

雷翁哈德 不管是怎樣，總之，我當時是非常恐慌的，我那時心裏打算着，讓我今晚來試他一試！她若想嫁給我，那末，她一定不敢拒絕我的。她若是說個不字的話，那——

克拉拉 唉，當我那晚上把你推開而從長凳上跳了起來的時候，你嘴裏說的那句話真正夠壞呵！那原先欣欣然照在亭子裏的，給我以自強力量的明月，也忽然清淒淒的沈沒到烏雲堆裏去了；我正想逃走，卻給什麼拉住了；我起初還當是你呢，後來纔知道原是那多刺的玫瑰花樹把我的衣服絆住了。你當時怪我不真心，弄得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你當時如同逼債似的站在我面前，而我——唉，上帝哪！

雷翁哈德 這我還沒有到懊悔的時候呢。我知道，我只有那樣纔能把你的繼續的霸佔住呢。那時候，你們幼年時期的愛情，又在死灰復燃了，我那裏可以不趕快把牠撲滅了呢。

克拉拉 後來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媽媽已經病得非常厲害了。突如其來的病，就好像

是着了魔似的。爸爸本要教人去喚我的；可是她不許，說是讓我去快樂快樂，不要打擾我。我聽了這話，真是難過極了！我遠遠的站着發抖，而不敢跑過去摸她一摸。她以為我是爲她嚇成這個樣兒的，所以招着手叫我走近去。當我慢慢地快要走近她的時候，給她一把拉住了，她跟着就來吻我那已經失了貞操的嘴，我幾乎暈倒過去！我想向她懺悔，想向他大聲的承認：她是爲我病倒在床上的！我說了，可是「悲來梗咽，」我那裏還說得清楚呢。她一把抓住了我爸爸的手，而慈悲地望着我說道：好個孩子呵！

雷翁哈德 她現在已經復元了。我今天是來向她道喜的，並且是爲——你猜爲什麼？

克拉拉 並且是——？

雷翁哈德 並且是爲了你我的親事來求你爸爸允許的！

克拉拉 哦！

雷翁哈德 你不以爲然嗎？

克拉拉 不以爲然？老實向你說，我若是在最短期間不能嫁給你，那我只有死路一條！但

是你還不知道我爸爸的爲人呢！他不明白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心急，實在他也無從知道，而我們又不能向他去說。他說了也不只一百次了，說是他的女兒不嫁則已，要嫁就要嫁給一個不但對她有愛情，並且還要能養得起她的人。你現在和他去說，他如果回答你說：「好孩子，再等一二年吧！那你卻怎麼辦呢？」

雷翁哈德 傻子，這一點現在已經不成問題了。我已經找着事情了，我已經做了會計了！

克拉拉 你做了會計了？那個牧師的姪兒呢！

雷翁哈德 他去投考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他不朝着市長鞠躬，而去朝着火爐鞠起躬來；坐下去的時候，又把桌子上的三只碗碰落了。你知道，那個老頭子的脾氣原是非常暴躁的。氣的他喂！喂！喊將起來；他把牙齒咬得緊緊的，竭力的想把自己抑制住；但是他那雙眼睛裏簡直要冒出火來，看上去就好像一對躍躍欲試的蛇似的；臉上的神氣也緊張到了萬分。後來臨到考算術了，哈哈，我那位同考的仁兄，又別出心裁的瞎算一陣，算出一個異式怪樣的結果來。市長說了一聲：「他算錯了！」跟着就來和我握手。我看

他眼睛裏的神氣，知道事情有希望了；所以也顧不得他手上的那股臭烟味兒，捧着就恭恭敬敬的去吻牠——這裏就是那正式簽了字打了印的聘書！

克拉拉 這事來得——

雷翁哈德 來得兀特，是不是？但是這事倒也不全是偶然弄成功的呢。試問我爲什麼有兩禮拜沒到你們這兒來呢？

克拉拉 我那裏會知道呢？許是因爲我們上上禮拜那天吵了嘴的原故吧！

雷翁哈德 那是我因爲要借因離開你們一些時，而又不想引起你們的注意，所以纔故意和你鬧的。

克拉拉 我不明白你！

雷翁哈德 我相信你也不會明白的。我那時就利用那個機會去接近市長的那位駝背的姪女。她在市長跟前極有勢力；她還有那個法院裏的阜隸，簡直是他的左右手。你可不要發生誤會，我是除開對於牠那紅得出名的頭髮恭維了幾句之外，並沒有向她花

言巧語的，我只不過說了幾句關於你的話，使她聽了快活快活罷了！

克拉拉 關於我的話？

雷翁哈德 是呀！關於你的話，這我何必瞞你呢？我又不是存了什麼壞意纔說的咯！我裝假和她說，我並不真心要你，——話還多呢，也不必一一去說牠了！這個情形，一直繼續到我把手裏的聘書拿到手裏的時候，方纔停止的。至於我真正的意思是怎樣，等到我們在教堂裏結婚的時候，那個耳朵根子極輕的，害了花癡的笨坯，自然就會知道了！

克拉拉 雷翁哈德！

雷翁哈德 小孩子！小孩子！願你像鴿子一般的馴良，我像蛇一般的靈巧，那我倆豈不完全應了聖經裏的那句話了嗎！（四）（笑）牧師的姪兒那天會在他一生的緊要關頭喝得那樣酩酊大醉，也不是偶然的呀。想你也從來沒聽人說過他是會喝酒的吧！

克拉拉 從沒有聽見過。

雷翁哈德 所以我的計劃纔格外容易成功的。他三杯一喝，人就完了。當時我的幾個朋

友硬去灌他。我們問他：「可以恭喜你了嗎？」他說：「還沒到時候呢！」我們說：「哦，事情早經定規了！你伯父——」哈哈！如今呢？（唱）「喝吧！弟兄們，喝吧！」（五）我今天到這裏來的時候，看見他站在河邊上，靠着橋欄杆，心思重重地朝河裏望着。我漫不在乎地招呼了他一聲，問他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掉在河裏了。他頭一擡也不擡的說道：「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也跟着跳下去呵。」

克拉拉 沒人格的東西！離開我的眼睛！

雷翁哈德 真的嗎？（似乎要走的樣子）

克拉拉 哦，我的上帝！我怎會給這樣一個人束縛住的呀！

雷翁哈德 不要這樣孩子氣！現在我還有一句知己的話要問你：你爸爸的那一千泰勒

（七）還存在藥店裏麼？

克拉拉 這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雷翁哈德 這樣要緊的事也不知道嗎？

克拉拉 那是我爸爸來了。

雷翁哈德 不要誤會我！據說那藥店的老板要破產了，所以我纔來問你的！

克拉拉 我要到廚房裏去了！（下）

雷翁哈德 （獨語）要是不能在這兒弄幾個錢，那就麻煩啦！這事本來是靠不住的，因為照安通師傅平日的爲人，就是我們無意之中在他的墓碑上多刻上一個字母，那他做鬼也要重新把他挖掉了纔肯罷休呢，因為除了他本分應得的字母之外，若是再要他多拿的話，他就要認爲不正當了！

第五場

安通師傅 （進來）早晨好呀會計先生，（把帽子脫下，隨手換上一頂毛織的便帽）  
允許我老人家帶着帽子嗎？

雷翁哈德 你已經知道我是——



安通師傅 昨天晚上就知道了。當我黃昏時到那磨坊老板家裏去量他戶首的尺寸，預備替他做棺材的時候，就在路上聽見你幾位好朋友在罵你了。當時我就想：雷翁哈德一定考中了，等我後來走到死人家裏，那教堂的香伙已經在那裏了。他是爲了安慰死人的寡婦跟自己想喝幾杯老酒而去的。見面以後，他又告訴了我許多詳細的情形。

雷翁哈德 而克拉拉竟要等我去告訴了她纔知道嗎？

安通師傅 你不願意去博她的歡心，我倒反而願意嗎？我向來是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什麼都不情願管的。這末一來，遇着我們高興的時候，旁人也就不敢來妨礙我們了！

雷翁哈德 你決沒有推想到我——

安通師傅 推想？推想？或是推想別人？哦，木頭我倒是會飽的；但是要我推想一個人的好壞，我卻沒有這本領。並且這種傻事，我早就不幹了。若是我看見一棵樹長新葉子了，那我倒會想：牠不久就要開花了！等到牠開了花，我又會想：牠不久就要結果了！在這上頭我倒覺得從來不會弄錯的，所以我這個老牌氣，也就不去改了。但是對於人，什麼我

也不去想，一絲一毫也不去想，壞的也不去想，好的也不去想，省得我對他們失望的時候是一副面孔，而不失望的時候，翻轉來又是一副面孔，我對他們，只曉得看事實；眼睛就是我的好榜樣，因為牠也只會看而不會想的呀。譬如對於你，我一向以為已經得到不少的經驗了；誰料到你現在竟會在這裏，我不能不承認我還沒有把你完全看透呢！

雷翁哈德 | 安通師傅，你完全弄錯了。樹木是隨着風雨而轉移的，而人類乃是有他們內心的法則和規律的呀！

安通師傅 | 你覺得這樣嗎？是呀，我們老年人應該多多的感謝死神還允許我們活在这个世界上，上跟你們年青人鬼混，使我們借這個機會多受許多教育呢。從前那些傻子都以爲做老子的，是爲着要教育兒子纔活在世上的。其實兒子應該去教育老子，免得他老子死後給那些蠕蟲笑話，那纔對呢。我總算謝天謝地，有了我卡兒這樣一個頂括括的老師。他對我不但毫無顧忌，並且唯恐把他老子慣壞了，所以對我的成見，也要時常攻擊。如

同今天早晨，他就給了我兩個新教訓。方法是再聰明也沒有了：他既不用開口，也不用向我露面，而他這沒有向我露面對我正是一個教訓。第一他告訴我，我們是不用守約的；第二他告訴我，我們是用不着到教堂裏去溫習十誡的。昨天晚上，他還答應我一定去的，因為上帝保佑他媽媽的病復元了，所以我想他一定要去還還願的。誰知道他終究沒有去呀！可是倒便宜了我，舒舒服服地獨佔了一個座位沒有受擠。若是我現在也照着他的樣兒，把我答應過他的話不算數，不知道他贊成不贊成？我曾經答應他，等他生日的那天，給他一套新服裝。這倒是一個機會，試試他是不是喜歡我做一個孺子可教的人。但是成見呀成見！我是永不會這樣去做的！

雷翁哈德 也許他當時有些不舒服——

安通師傅 許是可能的，我只消跑去問內人，那她一定會說是的。內人對於任何事都肯同我說真話，惟獨關於這位少爺的事情就不然了。現在的青年比我們能幹多了，就是沒有生病，他也會替自己辯護。他會向你說：「做禮拜不一定要到教堂裏去的；要做，

打鳥的時候，散步的時候，或是坐在酒館裏的時候，都可以做。」因此他們常常一邊在唱聖歌，一邊卻在大談其天。「我們在天上的父！」——好呀，彼得，今天晚上跳舞你去嗎？——「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六）——笑呀，笑呀，加大麗娜，這倒來的巧呢！——「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不是見鬼嗎，我鬚子還沒有剃呢！——這樣，他們就算是做禮拜了。祝福，他們自己也會，是用不到牧師的；本來呵，同是一樣的人，未必穿黑袍的牧師有感化他人的力量，而穿藍袍的他們就沒有感化自己的力量呀。我倒並不一定反對；現在即使你們要一邊祈禱一邊喝酒，也沒有什麼不可；橫豎我是不能證明喝酒和宗教是互相抵觸的哦，也許有一天，祈禱的時候還可以同時吃晚飯呢。不過像我這樣大年紀，實在沒有勇氣再跟他們去學時髦了。要我同一隻五月蟲似的，把那燕子麻雀叫的聲音當作教堂裏的風琴，而站在街道上去祈禱，那是萬萬做不到的。我一定要跑進了教堂之後，聽到那重的鐵門如同要把我和塵世隔絕了似的，碰的一聲在我背後關上了，同時再見到那周圍黑漆漆地壓做一團的高牆，從那狹窄

的窗口漏進來的暗淡的日光，跟那牆上嵌着骷髏的太平間遠遠地站在那裏，那末，我精神上纔會感着超脫呢。——哦，好些終究是比較好些呵！

雷翁哈德 你未免太認真了。

安通師傅 可不是！但是今天就有點不然；這我得老老實實的承認。我在教堂裏看見我旁邊的那個座位老空着，心上一煩，祈禱也忘了；還是後來走到花園裏梨樹底下，纔把我虔敬上帝的心，又重新找着的呢。你覺得奇怪嗎？你瞧，我那時沒精打彩地往家跑，就好像是我的田禾給冰雹打毀了似的。田就好比一個人家的子女；我們播下好種子，而生長出來的卻偏是些野草，這豈不可恨呢。我跑到那棵給毛蟲吃光了的梨樹底下，就站住了。我心想：那孩子的空泛，倒像這棵樹呢！那時候，我忽然感覺到非常口渴，必得到酒館去一趟，並且自己哄自己說是我去，並不是爲的要喝啤酒，而是爲的要在那裏找到我的孩子，好好的教訓他一番。我正想走的時候，那棵明理的老梨樹卻把一個鮮汁淋淋的梨丟在我腳跟前了。牠似乎是要同我說：這是給你解渴的，並且因爲你拿我比

作你那位寶貝兒子，糟塌了我，所以纔給你的！我想了想，拿起那梨就吃着回去了。

雷翁哈德 你知道那藥店老板快要破產了嗎？

安通師傅 這與我何干呢！

雷翁哈德 一點不相干嗎？

安通師傅 這倒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他卻有許多的子女！

雷翁哈德 跟比他子女更多的債主。就是子女，也算是一種債主。

安通師傅 恭喜我們既不是他的子女，也不是他的債主！

雷翁哈德 我以為你自己是——

安通師傅 那早就料理清了。

雷翁哈德 你是一個很小的人。一定是看見他景況不妙，所以早就把你的存款討回

來了！

安通師傅 是呀，我現在不用再擔心失掉我的錢了，因為我早就失掉了！

雷翁哈德 說笑話的！

安通師傅 是正經的！

克拉拉 (向門內看) 是你喚我的嗎，爸爸？

安通師傅 你的耳朵已經響了嗎？還沒有提到你哩！

克拉拉 這是星期週刊！

雷翁哈德 你是一位哲學家！

安通師傅 爲什麼？

雷翁哈德 瞧你多麼鎮靜！

安通師傅 我有時把我背着的石磨似的重擔，看着如同一條圍領似的——這倒可以給我硬硬頸子呢。

雷翁哈德 誰有本領，誰跟着你幹，

安通師傅 誰要能像我現在一樣，找到你這樣一個勇敢的共患難的人，那他任憑背着

怎樣重的擔子在身上，也要樂得跳起來呢。瞧，你臉色變得這樣青了！我認爲這是同情心的流露呀！

雷翁哈德 你不要把我認錯了呀！

安通師傅 那倒不會的！（用力敲着一張矮腳櫥）是不是，木頭是不透明的，而人是知面不知心的呀！

雷翁哈德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安通師傅 我們的世祖亞當真笨，那怕夏娃窮得赤裸裸地連一張無花菓樹的葉子也沒有，他也把她帶去了。若是換了你和我，一定把夏娃當着一個叫花子似的從極樂園裏打出去了！你說對不對？

雷翁哈德 你是在恨令郎。而我今天到府上來，卻是爲了令媛——

安通師傅 你別往下說啦！也許我不說不肯呀！

雷翁哈德 我正希望你這樣！現在讓我把我的意見說給你聽吧！我想就是那神聖的猶



太人的原祖也沒有輕視他們妻子的粧奩，雅各爲了想娶拉結，足足的爲拉結的父親做了七年工作，而他對於拉結的父親在那七年裏給他做報酬的山羊，也會覺得非常高興。我想，這決不能算是他的污點，而現在誰若勝過了他，他若是知道了，一定要覺得難以爲情呢。我原很希望令媛給我帶幾個泰勒（七）過來的，自然咯，還在她自己也有不少方便，因爲一個女子若是自家帶了被窩去出嫁，到了男家之後，就省得自己爲了要做被窩再去揀羊毛，或是紡紗了。現在，雖說是令媛不能這樣——但這又何妨呢？只要我們把素餐當作禮拜的飯菜，把禮拜的飯菜當作聖誕節的飯菜吃，不就行了嗎？

安通師傅（把手伸過去給他）你話說的倒很老實，上帝聽了也要點頭呢。既是這樣，你最近兩禮拜教我女兒每天晚上吃茶的時候，老是空等着你的這件事，我也情願忘掉了。並且因爲你要做我的女婿，所以我也願意告訴你那一千泰勒（七）的下落了！

雷翁哈德（向着旁邊說）那末，他的錢究竟是丟了！既是這樣，不管他什麼老丈不老丈，我也用不着受這老狐狸的氣了！

安通師傅 我年青的時候，境遇很壞。我也像你一樣，並不是一生下來，就像一隻刺蝟的；但是後來，卻漸漸變的像一隻刺蝟了。起初，那些刺原是朝裏長的，所以儘刺着我那不中用的嫩皮膚和我自己開玩笑；當牠們刺得我澈心透骨地疼痛的時候，牠們反覺得高興了。但我自己不久就感覺到這是不行的，所以就把我的皮翻過來了；等到世人也嚐到了我的刺的滋味，牠們就再也不敢來和我胡攪了。

雷翁哈德 （自語）我想就是鬼也不敢來和他胡攪的！

安通師傅 先父在日，不分日夜的做工，從不休息，所以活到三十歲的那一年，就把一條命送了。先母呢，靠着紡點紗來養活我，心血真是費盡了。我長大了，一點教育也沒有受到。後來年紀越過越大，但賺錢的本事卻依然沒有，於是我就想至少要養成功辟穀的習慣纔行，然而這談何容易！就是我中上假裝有病，把盤子推開去不吃；但一到晚上，肚子又逼着我宣告病已退了。看上去就好像是我自己故意要把一切有益的性情跟本事實忘記在娘肚裏，而光帶了這張饞嘴到世上來騙吃似的；這個念頭我明知道是不對

的，但是我卻老是這樣想，並且感覺到那是非常可恥的，直恨得我常常要和我自己吵嘴，真使我苦痛極了。後來有一天，我正行了堅教禮回到家裏，那位苟不哈迭師傅，就是昨天纔落葬的那人，跑來看我們。他平日要行好事之前，老是要把眉毛一蹙，臉一綫的；那天他也先來了這一套，跟着就和先母說：「你把你孩子送到世上來，難道教他吃你的耳朵跟鼻子過活不成？」我聽他這樣說，慚愧極了，因此就馬上把我正想切了吃的那塊麵包仍舊放到櫥裏去了；先母卻有點惱他這句本是好意的話，所以就把紡車一放，立即向他說是，她的孩子卻來得個學乖呢。苟不哈迭回答她說是：「那麼，我們且試試看吧。他若是高興的話，不妨馬上就跟着我到我工場裏去；學徒的錢，我是不向你們要的；飯食跟衣服也統統由我來供給；他若是肯晚睡早起，很勤快的做下去，那他替他媽媽弄幾個酒錢的機會是不會沒有的。先母一聽這話就哭了；而我呢，卻樂得不知所云了。等到我們剛要開口的時候，他把兩只耳朵用手一遮，立起來就走了。他跑到門外，招我出去，我帽子也不帶，——其實當時要帶也沒有，——「再會」也不同先母說，一

溜烟就跟着他走了。等到第一個禮拜那天，他放我回家去了點把鐘，並且還切了些火腿給我帶給先母的呢。真是個忠厚人，現在死了，上帝也會保佑他的！現在，我似乎還聽見他把火腿給我的時候，關照我的那句話呢：「通通兒，把牠藏在衣服裏，別給你師母看見呀！」

雷翁哈德 你也會哭嗎？

安通師傅（拭眼淚）是呀，這事確是想不得；任憑我平日再沒有眼淚，可是一提起這事，我就忍不住要哭了。眼淚流掉些也好，省得將來害鼓漲病的時候，得教醫生多放許多水呢。（忽轉向雷）你以為怎樣，倘若你一個禮拜天的下午跑去看一個曾經有過大恩於你的人，而正碰着他在家里發瘋似的，拿了一把平日吃晚點時替你切過好幾千次麵包的刀子在手裏，頸子上的鮮血在往下直流，下顎底下的一塊布勒得高高的——

雷翁哈德 苟不哈迭一直到死老是那個樣兒！

安通師傅 那他爲的是要遮住他額子上的那個癩的原故。假說你那時去得剛巧，還可以救他一救，所謂救他者，不但要你刀子從他手裏奪下來，替他把傷口扎好；並且還要你把你平日積省下來的，那區區的一千泰勒（七）拿出來給他，而他偏又不肯接受，你還得偷偷地塞給他，那你卻打算怎樣辦呢？

雷翁哈德 好像我這樣一個沒有老婆兒女的光棍，倒是可以把那筆錢犧牲了的。

安通師傅 即使你有像土耳其人一樣多的妻子，跟上帝允許給亞伯拉罕那樣多的子女，也不應該有絲毫的考慮而不去援助他，否則，你簡直是——不談了，你今天算是我的女婿了。現在你曉得我的錢的下落了吧。我今天不妨把這告訴你了，因爲我的師傅已經葬了；若是在一個月以前，那我是到死也不肯告訴人的。那張借據，我在他棺材裏沒有蓋上的時候，就把牠放在他頭底下了。我若是識字的話，我一定要寫「如數付清」四個字在上面；可惜我目不識丁，所以只得把牠撕成兩半，就算數了。如今，他是高枕無憂了；希望我有一天挺在他旁邊的時候，也能像他一樣的安心睡去呵。

第六場

母 (急急走入) 你還認得我嗎?

安通師傅 (指着婚衣) 這個外框倒保持着沒有改變;可是裏頭的那張像卻有些走樣了,就像給許多蜘蛛網遮住了似的。時間實在也夠長了!

母 這樣的丈夫還不誠實嗎?不過我也用不着特別去稱讚他,因為誠實原是一般做丈夫的通有的道德呵。

安通師傅 你二十歲的時候,要比現在五十歲時漂亮多了,你自己覺得可惜嗎?

母 這倒斷斷不會的,否則,我真要替你我羞死了!

安通師傅 那你同我接個吻吧!我是修了面的,並且修的比平常好多了!

母 我答應你,不過是想試試你把修面的本領忘了沒有,因為你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這事了!

安通師傅 好主婦！我不願你死在我之後，替我合上眼睛，因為這是一件異乎尋常的難事；我願意替你來做這個工作，願意把永訣的愛情貢獻給你，可是你得寬我些時日，使我能有預備的工夫，把我自己鍛煉得不至臨時笨手笨腳的，你可聽見呀。但這卻還早的很哩！

母 感謝上帝保佑，我們還能有多少時在一起呢。

安通師傅 我也希望如此；瞧，你面色又變得非常紅潤了！

母 新來的那個掘墓穴的，真是一個夠有趣的人。我今天早晨穿過公墓的時候，他正在掘墓穴呢；我問他是替誰掘的，他回答我說是：「任憑是誰，也許替我自己掘的也未可知。我的祖父有一次也曾經掘了一座墓穴，預備給人用的；誰知他自己當晚由酒館裏走回家去的時候，一交捧進去，就把命送在裏頭了。我也許會同他一樣的呢。」

雷翁哈德 （把星期週刊一直讀到現在）那傢伙，不是本地人，他可以隨便撒謊哄我們的。

母 我又問他爲什麼不等有人來定纜掘呢？他說是今天晚上有人請他吃喜酒，所以他明天早晨一準要害酒病腦子不會清楚的。他又說他知道一定要有誰和他過不去，會在這當口死掉，那他豈不是一早就得起來，而不能好生睡了嗎。

安通師傅 要是我，就對他說了：我這傻小子，若是你掘的墓穴不合用怎麼辦呢。

母 這我也對他說的，但是他就像鬼酒跳蚤似的，俏皮的回答順口一溜就出來了。他說他是照着織工樊迭的尺寸掘的，而樊迭就像舊約裏猶太王薩姆爾一樣的比任何人都要高出一個頭來，所以無論是誰，決不會嫌他的這所房子小的。若是嫌大的話，那麼，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也決不會吃虧，因爲像他那樣老實的人，向人家要起錢來，決不會要到棺材的長度以外去的。我聽他說到這裏，就把我手裏拿的花丟了下去，向他說是：這個墓穴我已經定下來了。

安通師傅 我猜那傢伙，不過是開玩笑的，不過這也夠罪過的了，因爲預先掘好墓穴，不就是等於替別人設了一個死的陷阱嗎。做這種事情的壞蛋，應當把他趕跑了纔是呢。



(向讀報的雷翁哈德說)有什麼新聞嗎?有那位慈善家要找一位缺少幾百泰勒(七)用的窮寡婦嗎?這是有那一位窮寡婦要找一位能給她幾百泰勒(七)用的慈善家呢?

雷翁哈德 警察局公佈了一件珠寶竊案。這年頭兒還有人藏得起珠寶,可真怪了。

安通師傅 珠寶竊案?出在誰家呀?

雷翁哈德 出在俄兒伏蘭家裏!

安通師傅 出在——這是不可能的!前幾天我的卡兒還在那裏漆過一張寫字檯呢!

雷翁哈德 不錯。就是從寫字檯裏不見的!

母 (向安通師傅)上帝饒恕你這句話!

雷翁哈德 你說得極是,我剛纔那個想頭是極不應當的!

母 你對於你的兒子,我不能不說你只是半個父親。

安通師傅 這事我們今天還是不談的好!

母 他不過和你不一樣罷了，難道他就一定是個壞坯不成？

安通師傅 這時候他在那兒呢？午鐘早已敲過了。我敢打賭午飯一定早燒焦了，因為你一定已經暗地關照過克拉拉，在他沒有回來之前，不要把飯開出來。

母 他會跑到那裏去？頂多滾木球（ス）去了；他又最怕給你，找着他，所以又不能不找一個頂遠的木球場去玩，因此，回來的就不免遲了。我真不懂你為什麼老是要反對這個並不能算壞的玩意兒。

安通師傅 反對這個玩意兒？一點也不尊貴的先生們怎好一點消遣也沒有呢。世上要是沒有紙牌上的王，那麼，真正的王，一定要感着無聊了；世上要是沒有發明滾木球的那玩意兒，誰知道那班貴族老爺會不會把我們的頭來滾着玩呢！至於一個靠着手藝吃飯的人，若是把他辛辛苦苦賺來的工錢耗費在這個玩意兒上，那就沒有比這更罪過的了。若是我們看得起自己的職業，跟不情願我們自己變成功瘋癲的話，那末，凡是用血汗換來的錢，我們都得尊重牠，跟好好的保貴牠纔是。所以我自己每逢用錢的時

候，全部的神經都興奮得什麼似的！（外面門鈴響。）  
母 他回來了。

第七場

法院阜隸亞當和另一阜隸上

亞當 （向安通師傅）現在，你可把東道輸了！紅掛藍袖口的人（這句話他特別注重），永不會上你的門嗎？可是現在一來就是兩個！（向另一阜隸）你爲什麼不跟我一樣的把帽子戴在頭上呀？誰高興跟我們一路的人講客氣呀？

安通師傅 誰是跟你這混帳東西一路的人？

亞當 不錯，我們不是一路的人，青皮跟賊並不是跟我們一路的。（指着五屨櫥說）先把這打開來！再給我退回三步！裏面的東西，一點也不准移動！

安通師傅 什麼？什麼？

克拉拉 (拿餐具進來) 可開飯——(頓住)

亞當 (指着一張紙) 你認得字嗎?

安通師傅 連我師傅也不認識的東西,難道我倒會認得嗎?

亞當 那你聽着呀!你兒子偷了人家的珠寶。賊已經給我們拿住了。現在我們是來抄你家的。

母 耶穌呀?(倒下去死了。)

克拉拉 媽媽!媽媽!你瞧她那兩隻眼睛!

雷翁哈德 我去叫醫生!

安通師傅 用不着了!這是臨終的臉色,我見過好幾百次了。好生睡吧,推雷塞!你一聽見,就死了!這應當給你鏤在你的墓碑上纔對呢!

雷翁哈德 這或許是——(向外走)真糟!但是對我倒是很好的。(下)

安通師傅 (掏出一束鑰匙丟在地上) 嗽!去開是了一個一個的都去開衣箱上的鑰

匙遺失了，拿斧頭來劈！嘿，青皮跟賊！（翻轉自己的衣袋）這裏我什麼也找不着！

第二阜隸 安通師傅，你放鎮靜點！誰不知道你是本城最誠實的人呢。

安通師傅 哦哦！（笑）是呀，全家的誠實給我一人包辦了！所以一點兒也沒有餘給他這可憐的孩子她——（指着地上的死屍）生前也過於端重了！誰知道她女兒會不會——（忽然向着克拉拉）你以為怎樣，無罪的孩子呀？

克拉拉 爸爸！

第二阜隸 （向亞當）你不覺得他怪可憐的嗎？

亞當 可憐是我到他老東西衣袋裏去搜的嗎？是我逼着他把襪子褪下來，把靴子倒過來的嗎？我本來是想這樣做的，因為自從他在酒館裏把酒杯——這件事你是知道的，我也不用細說了。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真把他恨得入骨了。你若是一個有人格的，那你處了我的地位，也要覺得是被他污辱了。（向着克拉拉）你的哥哥房間在那裏？

克拉拉 （指給他看）在後面！

(二卓隸下)

克拉拉 爸爸，他是沒有罪的？他必定是沒有罪的，因為他是你的兒子跟我的哥哥呀！

安通師傅 沒有罪的，把他媽媽的命都送了！

一個婢女 (送信進來，向克拉拉) 會計師雷翁哈德差人送來的信。(下)

安通師傅 這是他和你斷絕關係的信，你不用去看牠。(拍掌) 做得好呀，混帳東西！

克拉拉 (讀完信) 可不是！可不是！哦上帝呀！

安通師傅 讓他滾好了！

克拉拉 爸爸，爸爸，我不能讓他走呀！

安通師傅 不能讓他滾？不能讓他滾？這是什麼話？你是——

(二差役上)

亞當（惡意地）尋找，就尋見（九）

第二阜隸（向亞當）這是什麼話？那有這回事呀？

亞當 住了你的嘴！（二人下）

安通師傅 他是沒有罪的，你呢——你呢——

克拉拉 爸爸，你好怕人呀！

安通師傅（握住她的手，很溫和地）親愛的女兒，卡兒真是一個蠢東西，把他母親的命也送掉了；但這有什麼大不了呵？他父親可還活着呢！你來助他一臂之力吧，因為一切的事都要他自己單獨去幹，是辦不到的了。你來把我弄死了吧，我就好比一棵老樹，外貌雖很強壯，可是內裏卻已衰枯了！所以你要砍掉牠，是毫不用費力的！是用不着去拿斧頭的，因為你的臉是很好看的——這我一向沒有稱讚過，但是今天因為要叫你得到勇氣跟自信心，所以只得向你說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一定會叫人看得中的，你去做——我的意思你是懂得的，是不是？看上去，你許已經是那樣了，你可明白說

呀！

克拉拉（差不多發了瘋似的，舉起兩臂倒在死者的腳下，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叫喊）  
媽媽！  
媽媽！

安通師傅 握住死人的手，向我發誓你是一個正經的女子！

克拉拉 我——向——你——發——誓，我——永——不——做——污——辱

——你——的——事——情！

安通師傅 好（戴上他的帽子）外面好天氣，我們出去像受刑似的滿街跑吧（下）

（註一）歐西風俗，新婦頭上均須戴一用桃金璣葉紮成之花冠。

（註二）德幣名。

（註三）德幣名。

（註四）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節原文爲：「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狼羣，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註五）德國歌句。



(註六)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十一、兩節。

(註七)德幣名。

(註八)德國通行之一種遊戲。

(註九)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

## 第二幕

佈景：木匠師傅家裏的一間房間

### 第一場

安通師傅（從食桌邊立起來）

克拉拉（想收拾餐具）

安通師傅 你又不想吃了麼？

克拉拉 爸爸我飽了。

安通師傅 不吃，就飽了麼？

克拉拉 我已經在廚房裏吃了。

安通師傅 沒有胃口的人，定是做了虧心事了！這一切以後總會見分曉的！還是像我昨夜夢見的那樣，湯裏有了毒藥，你纔不吃的呢？是不是你採取菜蔬的時候，沒有留心，把些野毒人參帶進去了呀？倘使真是這樣，那你就做的聰明了！

克拉拉 萬能的上帝呀！

安通師傅 恕我這句話，我——瞧，你那副從耶穌的母親那兒偷來的蒼白愁容，我真看不上眼！年紀青青的，臉色應當紅同同的纔是正理！這屋裏只有一個人纔配愁容滿面呢；然而他並不這樣，因為若是有誰自己把手指割碎了，而還要喊痛，就配吃耳光了！這屋裏再沒有人配訴苦了，自從我——自己稱讚自己是夠醜的，所以還是你說得了，當天我們的鄰居要釘上你媽媽的棺材蓋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態度？

克拉拉 你奪了他的錘子自己動起手來，並且說是：「這是我的拿手戲！」那位立在門

外跟一個樂童胡亂唱着挽歌的教書先生，還以為你是發瘋呢！

安通師傅 發瘋！（笑）發瘋！是呀，是呀，能正當其時去自殺的人，一定是有有頭腦的；可

是我的頭腦一定是非常穩重的，否則——我們活在世上，往往自以為是蹬在一個安樂窩裏，安安穩穩的坐在火爐邊；可是桌上忽然火一亮，睜眼一看，纔知道自己原來是在一個強盜窩裏，跟着四面就乒乒乓乓的打起來；但這是不妨的，因為我幸而有付鐵石心腸呢！

克拉拉 是呀，爸爸，世事往往是這樣的！

安通師傅 你懂得什麼？你以為書記跑掉了，你就可以跟我一樣的咀咒了嗎？你，自然會有另一個人每逢禮拜天來引你出去散步呀，自然會有另一個人來稱贊你蘋菓似的臉兒跟秋水般的眼睛呀；並且你要是配的話，自然會有另一個人來娶你呀。但是你若規規矩矩的背了三十年人生的重擔。對於所遇着的一切不幸，都忍受着從沒怨天尤人，而你的兒子這時非但不體諒你，並且還要做出許多污辱你的事情，使你恨不得向地說：你若不嫌我比你更惡濁就把我吞了吧！——那時候，你就不妨把我現在悶在心裏的一切咀咒都吐出來了，你就不妨扯頭髮，捶胸脯的咀咒一切了。這在你是可以

辦得到的，因為你不是一個男子呀！

克拉拉 哦，卡兒！

安通師傅 我倒很想知道，當我再看見他的時候，當他在一個晚上還沒上燈之前，光着頭地——監獄裏是不許留髮的——踏進房間給我勉強道了一聲晚安，手裏還握住那門扭的時候，不知道我是怎樣去對付他？一點沒有舉動是決不會的；但是什麼舉動呢？（切齒）就是他們把他拘留了十年，他總還要看見我的，我知道這麼久我總還會活着呢。死神呀，你記好了，從現在起，我在你的鐮刀之下，不啻是塊石頭了，你想挪動我，你自己一定會先碰破呵！

克拉拉 （執他的手）爸爸，你去睡一忽兒吧！

安通師傅 是不是叫我睡着去做夢，夢着你在臨盆，嚇的我醒轉來，一把把你揪住，等我過後又清楚了，再向你道歉，說是：「親愛的女兒，我做了的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多謝你這番好意吧。我的瞌睡已把夢神辭掉，而另僱了一位預言家了。這位預言家把

許多醜惡的事，用他的血指指給我看，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總覺得天下事什麼都是可能的。哦，我一想到將來，就害怕了，怕的就如同把一杯水放在顯微鏡下面去看似的——我說的對不對呀，教書先生這名字他曾屢次說給我聽過——我以前曾經在南恩堡市集上看過一回，害的我整天不會敢喝水！昨夜我夢見我的好卡兒手裏拿着一支手槍，當我仔細朝他看的時候，他就放了一槍，我只聽到一聲叫喊，但因烟霧很重，什麼也看不清；等到煙霧散掉之後，我並看不見碎了的頭顱，而我的那位少爺卻變成功一個富翁了。他站在那兒，把金子從這只手數到那隻手，臉色得意極了——我們的心境，再沒有比在工場裏做完一天工，臨走鎖上門的那一瞬更來得安閑的了。可是還得當心！當心我們平日儘着裁判別人，而後來卻去受別人的裁判。

克拉拉 願你安靜些吧！

安通師傅 你應當說：願你身體恢復吧！我爲何生病的呢！醫生呀，請你醫好我吧！你的哥哥，是個最壞的兒子，所以願你成個最好的女兒！我現在站在世人面前，好像一個人格

完全破產的人；我本當應該替世人栽培一個好子弟來代替我這個老朽的，可是現在卻把一個無賴的子弟欺騙了世人了。願你做個像你母親那樣的女人，那末，人們一定會批評卡兒的落了斜路，並不是我們做爺娘的不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是正經，能出人頭地的。（異常嚴峻）而我呢，也當盡我的力來輔助你，減輕你的困難。如果給我發覺了有人對你也指摘的話，那我就——（指着額子）去拿剃刀剃牠了，並且我敢向你發誓，我將把牠整個兒剃掉去。那時，你說我的自殺，是因為一匹馬在街上亂跑，把我嚇了也好，或是說一隻貓在地板上把椅子弄翻了，害得我去自殺的也好；或是說我自殺的動機，是因為一隻老鼠爬到我腿上來了好。然而和我相熟的人，聽了這話，都不會相信的，因為我的性情，並不這樣容易受驚，他們都是知道的。但這又何妨呢？因為等到世人不敢來輕視我，而只得憐惜我的時候，我是不願在這世上再活下去的。

克拉拉 慈悲的上帝呀，這叫我怎樣辦呢！

安通師傅 不必怎樣辦，好孩子，我自己也覺得對你太嚴厲了；但你只要照着現在的樣

兒下去，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哦，世人對我這樣無理，逼得我也不對人無理了。你瞧，剛纔我打街上過，剛碰到那全城聞名的麻賊勿利子頂面走來。幾年前，他第三次到我們家裏來偷東西，我會經把他送到牢裏去坐過。這小子從前向來不敢正眼瞧我的，今天居然頑皮似的走過來，給手我拉。我本想給他一個耳光，可是仔細一想，覺得就連看輕他都是不應該的，因為這八天來，我們已經變爲兄弟行了，而親友之間互相打招呼，原是極正當的呀。那位爲人極慈悲的牧師，昨天來看我，他說是一個人除了替自己負責之外，可以不必再替任何人負責，所以照耶穌教的教義說來，我現在是不必矯枉過正，想替我的兒子負責的，否則，亞當豈不也得跟我一樣打量嗎。牧師先生，我也極願相信上帝的子孫中，如果有人去殺人打劫，他們天國裏老祖宗的和平並不會因此就被擾亂了的；但是亞當因爲他的兒子該隱殺死弟弟，不也恨得什麼似的嗎？哦，像我現在遇到的這種事，實在太過分了！我有時直想看看我自己的影子，有沒有變得格外黑些！我萬事都可以忍受得住，這是過去的事實都可以證明的，唯有這個恥辱我卻不能忍



受的！  
任便他們把什麼東西放在我的頸上，我都可以負擔得下，可  
不能把維繫我生命的神經割斷呵！

克拉拉 爸爸，卡兒還沒招出什麼呢，他們也還沒有在他那裏找着什麼呢。

安通師傅 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全城都跑遍了，所有酒店我都去問過了，他在酒店裏欠下的帳，總算起來比他下一季在我這裏可以賺的工錢——就算他能比如今勤儉三倍——也還要多呢。現在我知道他爲什麼要比我晚兩點鐘纔停工，而早晨還比我起得早的緣故了。但是他自己也看出靠這樣賺錢還帳，是無濟於事的，或是呢，他覺得這也未免太辛苦太遲緩了，所以一遇機會，就順手偷了。

克拉拉 你對於卡兒老是喜歡從極惡的方面着想，你還記得嗎——

安通師傅 你說起來，跟你媽媽全是一樣，所以我也照回答她的方法回答你，就是給你一個不理！

克拉拉 倘使卡兒釋放了呢？倘使珠寶又找到了呢？

安通師傅 那末，我就是窮的須把我最後的一件襯衫當了去，也要去請一位律師把這事弄個明白，看市長是不是隨便就可以把一個規矩人家的子弟關在牢裏的。如果是可以的，那我也沒的說，因為人人可以遭遇的事情，我也只得忍受過去；雖是我遭遇的這種不幸，比別人來得千百倍的悲痛，也只好算是命裏註定的，因為上帝要這樣責罰我，我也只好向他合掌說是：「天上的父，你責罰我，你一定是有理由的！」如果是不可能的呢，如果那位頸帶金鏈的市長，只不過因為那失了珠寶的商人是他的親戚，所以就不顧一切，做出這樣冒失的事情的呢，那末，將來事實一定會證明法律上究竟有沒有漏洞，跟證明王上會不會忽視這個漏洞的。我想王上一定知道拿正義來報答我們老百姓對他的忠順的，尤其是不願欺負我們這班最低賤的小民的。但這都是廢話！那孩子想從這場官事裏洗清身子，希望少的就跟要你媽媽現在從棺材裏爬起來一樣。在他身上，我是永遠得不到安慰的了；所以你千萬不要忘了你對我所負的責任，好好實踐你向我所發的誓言，省得我實踐我的誓言呵！（行，但又折回）我現在到山裏去

看那個老木商，今晚要很遲纔回來呢。只有他一個人，對我還同從前一樣，因為他還不知道我的恥辱呢。他是個聾子，所以要講話給他聽，沒有不把喉嚨叫嘎的，並且即使你這樣向他說，他還要把話完全聽錯呢，因此他什麼也不會知道的。（下）

第二場

克拉拉（獨語）上帝呀，上帝呀，發些慈悲罷！可憐這個老人吧！把我收到你那兒去吧！除此以外，是沒法可以救他的。瞧呀，黃金色的日光照在街道上，兒童們都快樂得伸着手想去捉住牠；飛鳥在天空來來往往，花草也不倦的向上生長着。萬物都活着，萬物都願活着。可是，死神呀，這時候也有千千萬萬的病人在你面前戰慄着；而那些病人在嚴重的夜裏因為受不了痛苦而曾經呼喚過你的，現在又覺着他們的病榻是安穩柔軟的了，可是我現在卻呼喚着你呢！饒恕了那最怕死的人罷，寬他一個期限，一直寬到他又覺得這個美麗的世界是黑暗而沒有生趣的那時候為止；現在，把我收了去代替他

吧！當你到你那冷冰冰的手伸給我的時候，我，我決不戰慄的，我將毅然的執住，高高興興的跟着你歸去，比以前跟着你歸去的任何人都要來得爽快。

第三場

俄兒伏蘭 (走進) 好啊，克拉拉小姐，令尊不在家嗎？

克拉拉 他剛出去。

俄兒伏蘭 我來是爲的——我的珠寶已經找到了。

克拉拉 哦，爸爸，你如果在這裏就好了！他把他的眼鏡忘下了，放在那裏呢，但願他想起  
了回轉來拿就好了！怎樣找到的？——在那裏找到的？——在誰那裏找到的？——

俄兒伏蘭 內人——請你老實的告訴我，你有沒有聽到些關於她的怪事呀？

克拉拉 聽說過的！

俄兒伏蘭 聽說她是——(指指自己的額角)是不是？

克拉拉 對啦，聽說她有點神經病的！

俄兒伏蘭 （氣憤憤的）天哪！天哪！一切心血，都白費了！舍間僱用的下人，我從沒去開掉過一個，而薪水也都加倍的給他們；即便他們懶惰怠慢到怎樣田地，我也總是假裝不見的。這樣，無非想叫他們不說出去罷了，但是——這些沒良心的騙子呀！哦，我可憐的孩兒們呀！我是爲了你們纔想把這事瞞着不給人知道的呵！

克拉拉 不要罵府上的下人！這實在不是他們的過失！前些時你們的鄰舍失火，尊夫人站在窗口拍手大笑，甚至鼓起臉來向着火吹去，似乎想把火吹得更旺些似的，自從這一次以後，大家就只有把她當作個魔鬼，或是個瘋子了。這事是許多人親眼看見的。

俄兒伏蘭 這是真的。我這件不幸的事全城都知道，所以我現在也不求你守秘密了。你知道，那件害了令兄去坐牢的案子，原是我那發瘋的女人做的！

克拉拉 是你自己的夫人——

俄兒伏蘭 她從前原是個人品最高尚，心腸最軟的人；後來卻變的凶惡而幸災樂禍了。

例如婢女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或是割碎手指，她就笑得不亦樂乎了，這一切我雖早已知道；可是她私下撕毀文件，把家裏的東西跟銀錢藏起來的這些事，卻可惜知道得太晚了，我一直到今天中午纔知道的呢。當時我躺在床上，正要睡去，忽覺得她輕輕走近我來，細細的打量着我，看我有沒有睡着。我見她這樣，就把眼睛閉得緊緊的；她就從我掛在椅子上的背心裏取出鑰匙，開了書櫃，急急的拿了一包金子，再把書櫃關上，把鑰匙送回了原處。我看的真駭異極了；但我仍舊靜臥着不去打擾她，等她離了房間，我纔起來輕輕的跟在她後面。她走到最高的一層樓上，把那包金子丟在一只自從我祖父以來就空在那裏的箱子裏，然後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就急急的走開了，始終沒有看見我。我等她走過後，就點了一支蠟燭到那箱子裏去搜，搜着我小女孩兒的玩偶，跟好幾雙女用人們穿的拖鞋，一本帳簿跟些信札，而可恨的，或者我應該說謝天謝地纔對，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是好了，總之，我失了的珠寶，也在那只箱子的頂底下尋着了！

克拉拉 哦，我可憐的媽媽！這事太可恨了！

俄兒伏蘭 天曉得，倘使我現在能把這事挽回轉來，就是教我把那些珠寶犧牲了也情願的！但這並不是我的過失！至於說到我雖則一向極看得起令尊，然而仍舊疑心到令兄的這一點，可也難怪，因為寫字檯是他漆的，而珠寶又是隨即不見了的——我因為要從藏珠寶的那只抽屜裏拿文件，所以差不多令兄一走，隨時就發覺了。但我當時並沒存心要辦他，只不過把這事通知了法院裏的卓隸亞當一聲，託他私下查一查罷了。但是這人不肯放鬆，他向我說，他一定要把這事向法院裏告發，因為令兄喜歡喝酒跟借債度日他都知道的。不幸此人在市長那裏又極有勢力，可以為所欲為的。他對令尊不知為什麼恨的入骨似的，我也無法勸止他，因為他把兩只耳朵用手塞住，什麼話也不要聽，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臨走還喊着說是：「即使你把那些飾物送給我，我也沒有這樣快活呀！」

克拉拉 他有一次在酒館裏把酒杯放在家父的酒杯旁邊，點點頭，似乎要和家父對喝一杯似的。家父把他的酒杯拿開去，說是穿紅衣裳藍袖口的人，從前只配用木脚的杯

子喝酒，並且只配站在窗子外面遇着下雨呢，就站在門外等着；當店主人給酒他們喝的時候，他們還得恭恭敬敬的把帽子脫下來呢。若是他們想和別人對喝的話，那就得等劊子手老哥來了纔配搭得上呢。上帝！上帝！世上真是無奇不有了！那料這句話竟累得家母須把暴死來抵償呢！

俄兒伏蘭 做人不該激怒別人，尤其不該激怒那些小人！令尊在那兒呀？

克拉拉 在山上的木商那兒。

俄兒伏蘭 我騎馬找他去。市長家裏我已經到過了，可惜沒有遇着他，否則，令兄一定已經在這裏了。但市長的書記，已經立即打發一個急足，送公文去了，黃昏前你一定會見到令兄了。（下）

第四場

克拉拉 （獨語）現在，我似乎應該快活了！但是，上帝，上帝！有罪的現在只我一個人了！



然而我又覺得我可以立刻想個方法把一切都彌補好似的！

第五場

書記（進入）好呀！

克拉拉（扶住一張椅子，似乎要跌倒的樣子）他呵！他，他不回來就好了——

書記 尊大人不在家嗎？

克拉拉 不在家！

書記 我帶來一個好消息。令兄——不，克拉拉，我跟你講話，是不能用這種口氣的。我們小時候會繞着這些椅檯桌凳玩過——好呀，你（他向一頂櫥點首）你好嗎？你倒不會變——現在我若不換一種口氣跟你講話，豈不要給這一班老朋友笑話嗎？所以我必須像以前一樣的稱呼你，你若是不以為然，你不妨跟你自己說：「那個長大成人的青年許是在做夢吧，讓我去喚醒他，去筆挺的（作勢）立在他面前，讓他知道我已經

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十一歲的時候，只有這樣高！（他指着門上的一個刻痕向她說）——「而是一個長大成人的姑娘了，現在，你就是把糖放在櫃頂上，我也拿得到了。」克拉拉，你還記得嗎？當初就是把糖敞開放在那兒，我們也是拿牠不到的。所以每逢有糖放在那兒的時候，我們總是拍着蒼蠅玩兒，因為牠們在那糖上飛來飛去的，我們實在有點不服氣呀。

克拉拉 我還以為一個人讀了千百本的書，一定會把這些事情忘了呢。

書記 確是會忘記的！常讀由氏替尼安（十）和加由斯（十）的書的人，什麼事不會忘記呢！所以那些死也不肯唸ABC的小孩子們，自然有他們的理由；他們已料到若是認識了字，聖經就要跟他們來麻煩了！但是大人對那些天真爛漫的小孩子，總喜歡引誘他們，真是不該呀！他們教小孩子唸A字的時候，就拿出一張畫了一只紅雞跟一籃子的雞蛋在上面的畫兒給他去看，小孩子一看見畫兒，自然而然的就說出一聲A了！第一個字母學會了，往下去也就很順利的一下子就學到Z了。這樣一步一步的學下去，

等讀到羅馬法典集（十）的時候，他們纔覺悟到那可恨的二十四個字母起先構成的雖儘是些有香有色的字，如同櫻桃玫瑰之類，而現在卻把他們引到一座遍地荆棘的森林中去了！

克拉拉 往後怎樣呢？（心不在焉的）

書記 這要看各人的性情而定了。有些能在三四年內把難關打破，從那森林中跑出來重見天日；可是人卻弄的面黃肌瘦了，這也難怪他們。這樣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有些呢，跑到森林中就歇下來了，他們不過想歇息歇息的；但能重新起來往前奮鬥的，卻是極少數。我一個相識的，他已經在佑利亞法典（十一）的樹蔭下面喝了三年啤酒了；他所以停在這裏，是因為佑利亞（十一）這個名字可以引起他蜜甜的回憶的緣故。還有些呢，因為感覺到失望而折回去了。這些人實是最笨了；他們不知道雖從這座遍地荆棘的森林中逃了出去，還是要跑到另一座遍地荆棘的森林裏去的。並且這些森林有時還來得更加可怕，跟漫無止境呢！（自語）一個人心裏有話說不出的時候，什

麼話都會亂說了！

克拉拉 今天一切都是新鮮有趣的，這是天晴的緣故！

書記 是呀，像這樣好的天氣，鳥也會從窩裏跌出來；蝙蝠也會感覺着牠們是由鬼造出來的而去自盡；鼯鼠也會因為在地洞裏鑽得太深了，回不轉頭而窒死在裏面，若是牠不鑽到地球的那面在美國重新爬出來的話。今天每個稻穗的芽都會長長兩倍，每朵嬰粟花都會感覺着自己還不很紅而羞的比平日還要紅上一倍。我們做人的，難道反而落在牠們後頭不成？難道我們對於上帝，要把我們可以給他的唯一的利息，把一副歡歡喜喜的面孔跟一雙反映出一切光明的亮晶晶的眼睛，賴掉他不成？真的，我每逢早晨看見那些老喜歡蹬在家裏不出門的人從家裏跑出來，愁眉不展的跟望一張吸墨水似的朝天上望着的時候，我心裏每每就想，天一定馬上就要下雨了，因為上帝若不這樣做，他就得給那些討人厭的傢伙氣壞了。這些絲毫不知道享受人生樂趣的，破壞收穫時節天氣的傢伙們，我們應當對他們提起訴訟纔是呢。你除掉好好的活着之

外，那有別的方法可以感謝生命呢？歌唱吧，鳥呀，否則，你就要辜負你的喉嚨了！

克拉拉 唉，這話千真萬確——我真可以馬上哭出來了！

書記 我的話，並不是專指你一個人說的。這八天來，你感覺到比平常沉悶的緣故，我能了解，因為你爸爸的爲人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得謝謝上帝，能來解掉你的憂愁；我今天到這裏來，正是爲的這個。今天晚上你就會跟你哥哥會見面了；以後給人批評的並不是你哥哥，而是那些把你哥哥下在獄裏的人們。照這樣情形你若不能把別種形式的吻給我，也應當給我一個姊妹式的吻呀。或是我們來捉迷藏也可以。我若在十分鐘之內捉不住你，那末，不但接吻可以作罷，並且還情願給你打一個耳光呢。

克拉拉（自語）我忽然覺得自己似乎有一千歲那樣老了，而時間也停着不走了，我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了。哦，這釘住了似的陽光跟圍着我的一切光華呀！

書記 你不回答我。不錯，我忘了你已經訂婚了！哦，你爲什麼這樣對我呵！但是——我有什麼權利可以向你訴怨呢？她跟一切最可愛和最良好的一樣，而一切最可愛和最良

好的本應當使我想起來；但是許多年來我把她看的就如同已經不在世上一樣，因此，她就去——要是一個教人看得起的男子倒也罷了！可是這個雷翁哈德——

克拉拉（她一聽到這名字，就忽然道）我必須到他那裏去走一趟——因為我不是一個賊的姊妹了——上帝呵，我還有些什麼願望呢？雷翁哈德一定要——只要他不是個魔鬼，那末，一切都跟以前一樣了！（戰慄）跟以前一樣！（向書記）莫見怪呀，費特利——爲什麼我的腳忽然如此的重了呀！

書記 你要——

克拉拉 我要到雷翁哈德那兒去，除了他那兒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我在這世界上，只有這條路可走呵！

書記 然則你是愛他的不成？那末——

克拉拉（暴怒）愛他？我現在只有嫁給他或是死呵！我走前一條路，有什麼可奇怪的？我若只爲我自己着想，我就不走這條路了！

書記 嫁他或是死姑娘，這話只有絕望的時候纔有人說呢，莫非是——

克拉拉 不要激怒我！不要再提起絕望這個字！你是我心愛的，這話，我現在不妨向你說了，因為我已好似跑進坟墓的人了。跑進坟墓的人可以彼此赤着身忍着凍的頂面的爬過，而不再紅臉了，因為他們跟神聖的上帝一接近，彼此就根本忘懷了。

書記 愛的是我？愛的仍舊是我？克拉拉，我在外面花園裏看見你的那時候，我已經料到了！

克拉拉 你已經料到了？哦，他也同樣的料到了！（沈重的道着，似乎只她一人在那裏）

那時他走到我面前向我說是他或是我！哦，我的心呀，我的可恨的心呀！我當時因為要向他跟自己表明事實上並不如此，若是如此，就得設法斷了我這念頭，所以我就做出現在非常懊悔的——（大哭）上帝呀，倘若我處了你的地位，你處了我的地位，那我一定會發些慈悲的！

書記 克拉拉，你嫁給我吧！我今天到你這裏來，就是爲的要跟從前一樣的，再來看看你。

你若是沒有了解我的意思，那我早就一言不發的離開你這裏了。現在，我願把我的地位跟所有的一切統統獻給你，這雖不多，但是將來還會增加的。我本早想到這裏來了，但那時你的媽媽病着，後來接着就去世了。

克拉拉（神情錯亂地發笑）

書記 鼓起勇氣來，克拉拉！我知道你曾經把你自己許給他，所以有些害怕。自然咯，這確是有些尷尬，但你怎會——

克拉拉 哦，他現在還要來問這樣問那樣，想把我這個可憐蟲弄得發瘋呢。你當初進了大學，音信也不給我一個，那時候四方八面都來譏笑我，說是：「她還記望着他呢！——弄着玩的事，她就當真了！——她接到他的信嗎？」——還有我的媽媽！她也跟我說：「還是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吧！驕是沒有好結果的！雷翁哈德爲人倒很老實，你看不起他，大家都覺得奇怪呢。」而我自己呢，也存了一個心，以爲你既把我忘了，那我——上帝呀！



書記 這是我的過失，我自己也明白。但難事並不一定就是不能成功的。我把你允許過他的話去收回來。也許——

克拉拉 哦，我允許過他的話——瞧！（她把雷翁哈德的信丟給他）

書記 （讀）我處了會計師的地位——你的哥哥——賊——抱歉非凡——但爲顧全我的職位起見，不得不——（向克拉拉）這是他在你媽媽死的那一天寫給你的嗎？他在信裏同時還對她的暴死致唁的呢！

克拉拉 我想就是那天吧！

書記 該死的東西！親愛的上帝，你創造世界的時候，從你手指當中溜過去的那些蛇呀，貓呀，跟其他的醜怪，一定給魔鬼看中了，所以他纔照着你仿造的；可是他比你還要造得好，他給了牠們一張人皮，所以這些醜怪現在就跟人類混在一起了，除非等到牠們來咬人的時候，我們是辨不出牠們的（向克拉拉）但既是這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想擁抱她）來！我們定了終身吧！這個吻就算是——

克拉拉（倒在他懷裏）不，不是爲的定終身，我只防自己跌倒呵；可不要接吻！

書記 克拉拉，你並不愛他，他已經把你允許過他的話還給你了——

克拉拉（立起身時沈重地說）但是我畢竟得到他那兒去一趟纔行，我得向他跪下哀求他看我老年的爸爸面上，娶了我！

書記 不幸的，克拉拉，我要是聽懂了的話，你已經——

克拉拉 是的！

書記 這倒不能放鬆他呢！難道要我在這個卑鄙的東西面前。害羞嗎？（緊緊的抱住克

拉拉）可憐的可憐的！

克拉拉 走，走吧！

書記（自語，沈思狀）或是應當把這畜生的狗命結果了牠纔對呢。只要他有勇氣，只

要他來挑戰，或是逼得他來挑戰都行！要中他一槍，我倒不用擔心的！

克拉拉 你怎會說出這樣的話呀！

書記（行）等天黑了去找他！（又回轉來握住克拉拉的手）克拉拉，你立在我的面前——（回轉身去）換了別的女子，一定要用計策把這祕密保守到彼此正度着甜蜜忘懷的時辰，纔肯輕輕地嫵媚地向男子說出來呢！我知道對她應負的責任了！（下）

第六場

克拉拉（獨語）關上吧！關上吧，我的心呵，把你自己緊緊的關住，連一滴血也不要放牠流出來，教牠來重新燃起我熄滅了的生命之火呵。剛纔似乎又有點希望在你裏面發展了！我此刻纔覺到的！我先以為——（微笑）不，這倒不能放鬆他呢！倘使——那你自己能放鬆他嗎？你會有勇氣去握那隻打死了一個人的手嗎？——不，不，這樣的壞勇氣你是不會有的！否則，即使有人想把你從地獄裏救出來，而你也只得把自己關在裏面呵——你是永遠——哦，可惜這些苦痛有時是會止歇而不繼續往下鑽的，可惜牠有時是會完全停止的！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挨命的人纔會挨得長久的！被壓迫的人

往往以爲壓迫已經停止了，其實不過是壓迫他的人因爲要換口氣，暫時停頓了一下罷了。這好似一個掉在水裏的人，剛剛冒到水面上透了一口氣，就又被浪打到水底下去了。這種暫時的蘇息，對他是毫無益處的，因爲他所得到的，不過是雙層的殊死戰而已！現在怎麼辦呢，克拉拉？是呀，爸爸，我去是了，我去是了！你女兒不會弄得你實行自殺的！我不久就是那個人的妻子了，或是——不，上帝！我又不是要求幸福咯，我是要求苦痛，要求最大的苦痛呀——而苦痛你是會給我的去吧——信呢？（取信）到他那裏去的路上，你可以遇到三口井——可是卻不許在那兒停留呀！這時，你還沒有這權利呢！（下）

（註十）羅馬法典 *Corpus juris civilis* 係成於東羅馬國之由氏替尼安大帝（Justinian 紀元前四八三——五六五）執政時代，故又簡稱由氏替尼安·加由斯（Gaius）爲羅馬之著名法學家。

（註十一）佑利亞法典（*Lex Julia*）爲羅馬帝國之婚姻法。*Lex* 義釋法律，*Julius* 乃羅馬大帝 *Augustus* 之姓也。利亞佑（*Julia*）亦爲歐洲女人常取之名，此處提到之學生從前嘗愛過一名叫佑利亞之女子，故如斯云云。

## 第二幕

佈景：雷翁哈德的房間

### 第一場

雷翁哈德（在一張寫字檯上寫字，檯上置有文件）這是吃完飯以後的第六張了！一個人要是盡了他的責任，心上就覺得多麼舒服呀！現在不論誰，就是王上跑進來，我也可以不慌不忙的立起身來！可是有一個人是例外，就是那個老木匠！不過歸根結底他也不能怎樣！可憐的克拉拉！她倒怪可憐的，我一想到她就覺得不安了！要是沒有那一個可恨的晚上，豈不是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嗎！那時激怒我的，實在是嫉妬的成分多，而愛情的成分少；而她所以屈服的原因，也無非是要證明我怪她的話，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她當時對我的態度，冷淡的就跟死神一個樣兒。將來，她的日子一定是不好過的，就是我自己麻煩一定也還多着呢。好，各做各的事吧！現在頂要緊的是得把那駝背的小姑娘的事辦妥當了，那末，就是跟克拉拉的祕密洩漏了，至少她是跑不掉了，而我有市長在我這一面，什麼也就不用擔心了！

第二場

克拉拉（進來）晚上好呀，雷翁哈德，

雷翁哈德 克拉拉？（自語）這一着我倒沒有料到（高聲）你沒有接到信嗎？不過——

你許是替你爸爸來完稅的有多少呀？（查一本帳簿）這個我本當記在腦子裏的！

克拉拉 我來還你那封信的信在這兒！你再去唸一遍！

雷翁哈德（鄭重地讀信）這是一封極明白的信！一個管理公款的人，那裏可以娶一個做——（說出一個字，馬上又收回了）娶一個出了你哥哥這樣子弟的家庭的女

兒呢？

克拉拉

雷翁哈德！

雷翁哈德

難道全城的人都錯了不成？難道你哥哥並不坐在牢裏，或是一向沒有坐過牢不成？難道你不是一個做——不是你哥哥的姊妹不成？

克拉拉

雷翁哈德，我是我爸爸的女兒。現在，我並不是因為我哥哥已經釋放了——他

原是給人誣陷的，我哥哥原不會做那種事情的——；也不是因為受了非分的恥辱而害怕起來——其實（低聲）我怕你的程度還要高得多呢——，我只為家父年紀已老了，我是他養的，所以纔到你這裏來的。

雷翁哈德

你要怎麼樣呢？

克拉拉

你忍心問這句話嗎？哦，我要能夠走開後不生問題就好了！我爸爸一定是要自盡的，倘使我——娶了我吧！

雷翁哈德

你爸爸——

克拉拉 他發了誓的！娶了我！

雷翁哈德 手跟頸子是至親，誰也不會傷害誰的！你可不用擔心！

克拉拉 他發了誓的——請你娶了我之後，再來把我弄死；我對於這一層比較你娶我還要更加感激你呢！

雷翁哈德 你愛我嗎？你今天是受了你的心的驅使，所以纔到我這兒來的嗎？你是不是沒有我就生也不能死，也不成了呀？

克拉拉 你自己回答好了！

雷翁哈德 你能發誓你是愛我的嗎？你能發誓你愛我愛的全像一個女子愛她未來的丈夫一個樣兒嗎？

克拉拉 不，這個誓我是不能發的！但我可以向你發誓，我愛你或是不愛你，你是永遠不會知道的！我情願服侍你，情願替你做工而不向你討飯吃，我情願在深夜裏替人家紡績縫紉來養活我自己；要是沒有活做，挨餓我也情願；我寧可咬我自己的肉，也不情願



到我爸爸身邊去，給他知道我的情形。你要是因爲你的狗剛剛不在身邊，或者因爲已經把牠驅逐了而來打我，我也寧可咬緊了舌頭不喊出來，免得給隣舍知道。我雖不能擔保我的皮膚不露出傷痕——因爲這個主權並不在我——，但我情願撒謊，說我的頭在樹上碰了，或是地板太滑摔了一交，所以纔有那些傷痕的，這我不等到人間，就情願說在前頭了。娶了我——我是活不長的了。倘若你還嫌長，或者是你不願花錢跟我離婚的話，那你可以到藥店裏買點毒藥，就如同要毒死老鼠似的擺在那兒；我情願不等你開口，就去拿牠吃下去；並且等到將死的時候，親口告訴他們說是我自己當作白糖吃錯了的。

雷翁哈德 倘使你向他期望這一切的那個人回答你個不字，應該不會出乎你意料之外吧？

克拉拉 那末，上帝，請你不要過分的責備我不等到你呼喚就歸來了呵？若是這個問題僅僅和我個人有關，那末，即使世人當我痛苦萬分時，不但不來幫助我，甚至於來踐踏

我，那我也情願當這是對於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一種罪惡的責罰，而安心的忍受着；即使我孩子的相貌生的跟這個人一樣，我也情願愛他，情願向這可憐的無辜的孩子痛哭，使他長大後不至於看不起或是咀咒他的母親。但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我在受到末日裁判的時候，對於上帝問我爲什麼自殺了，比問我爲什麼害我爸爸把命送掉的這句話，要容易回答得多了。

雷翁哈德 你說來，好像上下古今就只有你一個人碰到過這種事情似的！其實跟你一樣的人何止千千萬萬，她們也都混過去了；就是將來會碰到這種事情而屈身委命的人一定也還有，難道她們都是下流的，而只有你纔配害羞不成？她們各人也有父親；當她們的父親初聽到她們的祕密的時，也都百般的咀咒過，也都提起過殺略打略的這些話；但過後自己又害起羞來，後悔當時不該發誓跟褻瀆上帝，所以結果總是坐在那兒去搖他們外孫的睡籃，跟替他們外孫去趕蒼蠅了！

克拉拉 哦，我相信你是不懂得世上會有守誓的人的！

第三場

一童子 (進來) 花可是關照過不許我說出是誰送的。

雷翁哈德 阿呀，好可愛的花呀！(自叩其額) 見鬼！見鬼！這真糟糕！應當我叫人送花過去纔對呢！這叫我怎麼辦呢？我太不懂得對付這種事了，而那個小東西偏偏又頂真不過，一心一意專注意的個我！(取花) 全收下來可不可能！(向克拉拉) 是不是，這種顏色是表示懺悔跟羞恥的？你不是告訴過我的嗎？

克拉拉 (領首)

雷翁哈德 (向童子) 你記着呀，這種顏色的是送給我的，你瞧，我把牠插在我心頭了！這些火一般的深紅的你帶回去。你明白嗎？等到我的蘋果熟了的時候，你再到我這裏來！

童子 這還早得很呢！(下)

## 第四場

雷翁哈德 你瞧，克拉拉，你剛才提起守約不守約呢。正因為我是個言必有信的人，所以先前纔不得不那樣回答你的。我在八天之前就寫信跟你斷絕關係了，這是你不能否認的，信還在這兒呢。（他把信遞給她，她機械地接了）我跟你斷絕關係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你哥哥——你剛纔說他已經宣告無罪了，恭喜恭喜，這八天之內，我又找到愛人了；這我是有權利的，因為你對我那封信並沒有及時提出抗議，所以我在情感上法律上，都是自由的。現在，你來了，但我已答應了別人，別人也已答應了我了，是呀——（自語）但願是這樣呵——並且，她現在的情形也跟你一樣了；你，怪可憐的，（把她的髮髮抹上去，她就像不覺似的聽他抹）但你一定會明白——跟市長不是好玩的！

克拉拉 （心不在焉的）不是好玩的！

雷翁哈德 瞧，你現在明白起來了！至於你爸爸方面，你可以直截了當的向他說，罪過都

是他一人的！你不要向我瞪眼搖頭，事實確是這樣！你去向他說就是了，他聽了一定會明白，一定會去自省，這個是我可以擔保的！（自語）誰要是把他女兒的奩資送掉了，誰就不能怪他女兒爲什麼嫁不出去？我一想到這事，背脊骨就硬起來了，要是這老頭兒現在在這兒給我教訓他一頓，那纔稱心呢。我爲什麼要這樣殘忍？實在爲的他是一個傻子呀！所以現在不論出了什麼岔子，一切的責任都該由他負，這是很明白的！（向克拉拉）或者你要我親自去跟他說呢。爲了你，我情願冒險到他那兒去一趟！他可以對我發脾氣，可以把鞋拔丟在我頭上；但他卻不能不承認我的話是對的，把他滿肚子的懊惱忍下去，而不再來打攪你！我這話你是可以相信的！他在家嗎？

克拉拉（立起身來）多謝你！（想走）

雷翁哈德 要我送你回去嗎？我倒有這勇氣呢！

克拉拉 我感謝你，好似感謝一條自動放了我又去咬另外一個人的蛇一樣。我知道我是被咬了，我知道牠不過是因爲我的骨髓不值得牠一吃，所以纔把我放棄了的；但我

仍舊是很感激你的，因為我現在可以安心的去死了。這話並不是譏笑你的，我確是非常感激你，因為我從你的心一直看到地獄裏了；無論我的運命在漫漫的永劫中是怎樣，跟你是永遠沒有關係的了，這至少是點安慰！一個人若被蛇蟲咬傷了，本了害怕跟厭惡的心把他的血管切開，使那受毒的生命快快流盡，尙且不會受怪，那末，那永久的恩惠只要看到你和我，看到你把我糟場成這個樣兒，也許會可憐我的，因為不應該做的事情，我一定也不能做的呵！現在還有一句話：我爸爸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還沒數，爲要永遠瞞住他起見，我今天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我若能料到你會——（淘淘的向他走上一歩）不過，這又是說癡話了，因為我若是死了，弄的大家立在那兒摸不着頭腦的問着：她究竟是爲了什麼尋死的呀？這在你只有歡迎呀！

雷翁哈德 這種事往往是會發生的！那有什麼辦法呢？  
克拉拉！

克拉拉 離了此地！他話倒會說呢！（想走）

雷翁哈德 你以爲我相信你的話嗎？

克拉拉 不！

雷翁哈德 幸而你若自殺了，不能不同時變成一個殺孩子的凶手呀！

克拉拉 但總勝似做一個殺父親的凶手呵！哦，我知道罪孽是不能用罪孽來懺悔的！不過我現在做的事，只會單傷着我；我若是把一把刀放在我爸爸手裏，那也就他要跟我一樣的命中了我，總是逃不掉的！這倒能給我恐懼的心不少的勇氣跟力量呢！克拉拉，你在上帝所賜你的地上一定是永遠幸福的！（十二）（下）

第五場

雷翁哈德 （獨自）我必須！我必須娶她！我為什麼必須娶她呢？她想自己去去做一樁傻事，免得她爸爸去做；但我有什麼必要去做一樁更傻的事，免得她去做呢？至少在我沒有看見別人想去做一樁愈加傻的事，免得我去做傻事之前，我是不能承認有這必要的；並且那個人若是跟我們同樣的想法，那簡直就沒有底了。不過這話雖怪好聽的，但

是——我得去追上她！有人來了，多謝上帝！世上再沒有比跟自己糾纏不清更加可恥的了！腦子裏就如同生了一條條蛆似的，牠們在裏面儘管互相吞吃或是彼此咬着尾巴地胡鬧，這真是壞透的一種造反呀！

第六場

書記（進來）晚上好呀！

雷翁哈德 書記先生有何貴幹呀——

書記 你立刻就會明白的！

雷翁哈德 你這樣親熱的稱呼？不錯，我們以前確是同過學的！

書記 並且也許會一同去死呢！（拔出手槍）你會用這東西不會？

雷翁哈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呀！

書記（扳一槍之機）你瞧見嗎？是這樣弄的。弄好之後，你就向我瞄準，好像我現在向



你腦準一樣，然後只要放得了！就是這樣兒！

雷翁哈德 您究竟講些什麼呀？

書記 我們兩人之中必定要死一個！死並且立刻就死！

雷翁哈德 死？

書記 什麼原故，你是知道的！

雷翁哈德 老天在上，我真不知道！

書記 不知道也不打緊，好在到了臨死的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的！

雷翁哈德 真是一點兒影響也沒有——

書記 你想想得了！我本可以把你當作一隻咬壞了我最愛的愛人而自己還麻木不

仁的瘋狗來打死的；但我在半點鐘之內，還想把你當作是個人呢！

雷翁哈德 您別嚷呀！若是有人聽到——

書記 若是有人能聽到我們說話，你早把他叫進來了！唔？

雷翁哈德 若是爲了她，那我不妨娶她的呀！她自己剛剛在這兒的時候，我差不多已有

一半情願了！

書記 她來了又走了，而你卻沒有伏在她脚下向她懺悔賠罪來！

雷翁哈德 我求求您——您面前立着的這個人，憑您要他怎樣，他都情願照着做！今天

晚上我就跟她訂婚好了！

書記 這要末是我去做，要末是沒有人去做了。那怕天掉下來，也不許你再碰一碰她衣裳的邊了！來跟我到樹林裏去！可是記好了！我挾着你的手臂，你若在路上敢喊一聲，我就——（舉起一支手槍）你不要以爲我是跟你開玩笑的！橫豎我們到那兒去是打後門穿過花園的那條路走的，免得你有喊的機會！

雷翁哈德 一支應該歸我的——交給我吧！

書記 交給你，好給你丟掉牠，逼着我來謀害你或是放掉你是不是？你別心急，到了那兒我自然會分給你呀！

雷翁哈德 (行，無意中把他寫字檯上的一只杯子碰倒地上) 從此永沒有我喝的分兒了嗎？

書記 膽放大些，你也許是有運氣的。鬼神爲了要奪世上的主權，似乎常在火拚着，誰知道他們誰能得勝呢！(挾着他的手臂，同下)

第七場

佈景：木匠家裏的房間 晚上

卡兒 (上) 一個人也沒在家裏！假使我不知道他們平常出去，總把鑰匙藏在門檻底下，那只老鼠洞裏的話，那我還進不來呢。但就是沒尋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現在要我圍着城牆走二十圈也辦得到，世上再沒有比用腿來得更快活的事情了。讓我來把燈點上！(點燈) 我敢打賭，點火的東西一定還在老地方，我們家裏有兩倍多的十誠呢。(十三) 帽子是要掛在第三隻釘上的，掛在第四隻釘上就不成！到了九點半鐘，你不傳

也得算你倦！在十一月十一日（十四）以前是不許你喊一聲冷，在十一月十一日（十四）以後是不許你喊一聲熱的！這些規條就跟那十誡之中「你須敬愛上帝」的那一誡同樣的重要呢！我口渴了！（叫喊）媽媽！我好像是忘記了她已經跟酒店的那個伙計一樣的躺在公墓裏了。現在那伙計的東家若是再喊他，他是不會再張開他那張血盆似的嘴答應一聲「來啦」了！我坐在那烏黑的櫥子裏聽到教堂裏敲喪鐘的時候，我並不曾哭她，但是——皂隸呀，你沒有等到我滾完木球就把我帶着走了，當心給我碰着你一個人的時候，看我饒你不成！這個在今天晚上也許就會發生，因為我知道你十點鐘左右是在什麼地方，等這事了結以後，我就上船去！克拉拉到那兒去了！我又饑又渴！今天是禮拜四，他們吃的一定是小牛肉湯，要是冬天，那就是白菜了，齋戒節（十五）之前吃的是白的，齋戒節（十五）之後吃的是青的！這是一定不移的，正好像禮拜三過了準是禮拜四，而禮拜四決不能向禮拜五說是：請你代替我一下吧，因為我腳上有傷呢！

第八場

克拉拉 (上)

卡兒 你究竟來了呵！接吻不要接得太多呀！四張嘴唇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好像是給鬼搭了一座橋了！那是什麼？

克拉拉 那兒？什麼？

卡兒 那兒？什麼？在你手裏！

克拉拉 沒有什麼！

卡兒 沒有什麼？難道是祕密不成？（把雷翁哈德的信從她手裏奪過去）拿來！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就該做哥哥的作主了！

克拉拉 我把那張東西緊緊的握住，晚風真是大極了，房頂上的瓦也吹下來了！我走過教堂的時候，一片瓦剛落在我面前，害我腳都差不多碰破了。我心想：上帝，再來一片吧！

我站在那兒不動的等着。若真有一片瓦飛下來把我打死了，那他們只以為我是死於非命的，把我葬了，那是多麼好呢！但我的希望卻沒有能夠成爲事實？

卡兒（讀完了信）豈有此理——混帳東西，寫這信的那隻臂膀，看我來打斷牠呀！拿瓶酒來！或者是你的錢已經用完了呢？

克拉拉 酒，家裏還有一瓶呢。我買了預備媽媽做生日那天用的，明天就是——（回轉身去）

卡兒 就把牠拿來好了！

克拉拉（把酒拿來）

卡兒（急飲）現在又可以開始飽哪，鋸哪，鎚哪，吃哪，喝哪，睡哪；等吃飽喝飽跟睡足了，再來飽哪，鋸哪，鎚哪，忙個不休了；並且等到禮拜天還得跪下去說一聲：主，謝謝你，給我  
有得飽，有得鋸，有得鎚哪！（喝酒）世上那些結在鍊條上而不向四面亂咬的老實狗，  
祝牠們萬歲呀！（再喝）再來一下，祝牠們萬歲呀！

克拉拉 卡兒，不要喝得太多！爸爸常說酒裏頭是有鬼的！

卡兒 而牧師卻說酒裏頭是有上帝的。（喝酒）看是誰對吧！那個阜隸到過這裏——他的態度怎樣？

克拉拉 好似在一個賊窩裏一樣。他一開口，媽媽就倒在地上死了！

卡兒 好！倘使你明天早晨聽說那傢伙給人打死了，那你可不要詛咒那凶手啊？

克拉拉 卡兒，難道你要去——

卡兒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是他的冤家不成？他不是已經忽人打過好幾次了嗎？只要不把手杖跟帽子當場丟下，他們在這許多嫌疑犯當中到那兒去拔凶手呀。（喝酒）不論是誰，都祝他成功！

克拉拉 哥哥，你講的話——

卡兒 你不歡喜聽嗎？聽牠得了不久你就看不見我了！

克拉拉 （打了一個寒噤）可不是！

卡兒 可不是？難道我要去做水手？你已經知道了不成？難道我的心思跑到額角上來給你看出了不成？還是老頭子照着他那老調頭，氣的從此不許我進門了呢？！他要是真的這樣，那倒好似牢頭禁子把我從牢裏一腳跌出去，不許我再在裏頭蹬下去一樣呢！

克拉拉 你沒有懂得我的話！

卡兒 (唱)「呼呼的大海風，

吹着那兒的船篷。」

的確的，現在可沒有什麼再能把我繫在飽槳上了！媽媽已經死了，也沒有誰每逢起過大風以後會想着愛子漂洋過海去了，而不吃魚了。我是自小就想當水手的。出去呀！我蹬在這兒是永遠不能發展的，所以必定要出去冒一下險呢；不知道幸福之神是不是把我送還他的銅錢就此受下去不再還我呢，還是把牠鍍了金再還給我呢；我在沒有確實明白這一點以前，是決不回轉頭的。

克拉拉 你預備丟下爸爸一個人嗎？他是六十歲的人了！



卡兒 丟下他一個人？你不仍舊留在他身邊嗎？

克拉拉 我？

卡兒 你！你的心肝寶貝！你腦子裏究竟在想什麼，纔問這個的呀！你是他一向喜歡的，所以我給他留下；我走了，也省了他多少煩惱，我爲什麼不該這樣做呢？我跟他橫豎老是不合不來的。他凡事都喜歡受拘束，恨不得要捏起拳頭躲到裏面去似的；而我呢，卻巴不到把我的皮都脫了牠，就跟脫掉一件小時穿的衣服一樣。

（唱）「待到錨已收舵一齊，

就將船駛向海天空。」

你說好了，他對於我的罪會有絲毫的疑惑嗎？他還不是照常能安慰自己說是：這我早就料到的！我早就想到會有這樣結果的！若是這事出在你身上，那他早已自殺了！倘使你做了不端的事，那我倒要看他是怎樣一副神氣呢？恐怕他要感覺到跟自己得了鬼胎，做了產一樣呢！

克拉拉 哦，這話多麼刺心呵！是的，我必須走，走！

卡兒 這是什麼意思呀？

克拉拉 我必須到櫥房裏去——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呢？（按自己的額角）是呀！只爲的要到櫥房裏去一趟，所以我纔又回到家裏來的！（下）

卡兒 她的態度怪奇怪的！

（唱）『大膽水鳥繞橋飛，

彷彿是前來恭迎。』

克拉拉 （重新進來）最後一件事也做了，爸爸晚上喝的東西已經放在火上了。當我關上櫥房的門而想着從此永遠不再踏進這門的時候，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我想我離開這個房間，離開這座屋子，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一定也是這樣的！

卡兒 （嘴裏唱着，不住的走來走去，克拉拉站在舞臺後方）

『活潑小魚媚行客，

也在日光裏繞着船泳」

克拉拉 我爲什麼不去實行呢？難道我就永遠不去實行嗎？難道我可以像現在這樣挨了一秒又一秒似的天天往下挨，一直挨到——那是一定的，所以還是走吧！——走吧！但我卻仍舊站着不動！我就好像是覺得他在肚裏伸着兩手在求我似的，就好像有兩隻眼睛——（坐在一張椅子上）這算什麼呀？難道你沒有這膽量麼？那末，你有沒有膽量看你自刎了的爸爸呢——（立起）沒有！沒有！——我們的天父，你在天上——你的國土是神聖的——上帝，上帝，可憐我的頭——我連禱告也不能了——哥哥！哥哥！——來幫助我——

卡兒 你怎麼啦？

克拉拉 幫我做禱告！（想）我好像已經躺在水裏往下沈，而還沒有禱告似的我——（驟然）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十六）對了！是呀！是呀！我決定恕了他，因爲我不再想到他了！祝你夜安，卡兒！

卡兒 你這樣早就去睡嗎？祝你夜安！

克拉拉 （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溫習禱告）免了我們——

卡兒 你不妨再替我取一杯水來，可是要頂新鮮的！

克拉拉 （很快的回答）我替你到井裏去取！

卡兒 你高興去也好，好在並不遠呀！

克拉拉 謝謝你！謝謝你！我最後所顧慮的，就是怕事實仍舊把我的秘密洩漏出來。現在

呢，他們一定要說我是死於非命的，是跌下去的！

卡兒 可是你要小心些，井上的板一定還沒有釘好呢！

克拉拉 今天夜裏有月光呢！——哦，上帝，我所以到你那兒來，爲的是不然我爸爸就得

到你那兒來呵！恕了我，如同我——可憐我——可憐我——（下）

第九場

卡兒 (唱)「我想一躍登船頭，

我的樂園原在那汪洋大海中。」

但是入海以前呢——(看鐘)幾點鐘了？九點！

(唱)「血氣方剛年正少。

但得四海寄遊踪，

又那管他南北西東！」

### 第十場

安通師傅 (上)我本想對你賠個不是的；但是你私下欠了這麼多債，都要我替你去還，我不來怪你就已經好了，所以賠禮一層我想可以免了！

卡兒 賠禮是可以免了，替我還債也可不必；因為我只要把禮拜天穿的衣服賣掉，就可以還清那幾個勞錢了，我明天就去還，因為我明天做了水手——(自語)話又漏出

來了——（高聲）就用不着那些衣服了！

安通師傅 這又是什麼話呢！

卡兒 這話你並不是初次聽見，可是聽便你今天怎樣回答我，我決心已經下定了！

安通師傅 你已經成年了，這是真的！

卡兒 正因為我已經成年了，所以我不堅持着要出去。但是魚跟鳥兒根本是用不着爭論空中好還是水裏好的問題的。現在只有一個可能，或是你永遠看不見我了，或是你再看見我的時候，會拍拍我的肩頭說：是你沒有走錯了路！

安通師傅 我們且看吧！這樣看來，我替你僱的那個替工，現在也不用和他結賬了；另外還有什麼事嗎？

卡兒 多謝你！

安通師傅 你告訴我，那個皂隸把你送到市長那兒去的時候，是真的沒有抄近路而帶着你走過全城的嗎——

卡兒 街頭街尾跟最熱鬧的小菜場也跑到了。簡直就像牽了一隻禁食節的宰牛似的；但你放心就是，我在未走之前，總要跟他去算清這筆帳的。

安通師傅 這個我雖不怪你；但我卻不許你去做的！

卡兒 嘴！

安通師傅 我一定時時刻刻的看住你；你如果要去奈何他，那我一定會親自趕去幫助他的！

卡兒 我以為你也是愛媽媽的。

安通師傅 這個自然會有事實來證明呀。

### 第十一場

書記 (面無人色，踉蹌地進來，把一塊手帕壓在胸前) 克拉拉在那兒？(倒在一張椅子上) 耶穌晚上好呀！多謝上帝，總算給我挨到這兒來了！她在那兒？

卡兒 她到——她就擱在那兒呀？她的話——我倒有點害怕起來了！（下）

書記 她的仇報了——那個混帳東西倒在那兒了——可是我也——爲什麼要這樣呵，上帝——現在我也不能娶她了——

安通師傅 你怎麼啦？是怎麼一回事呀？

書記 我馬上就完了！你把手遞給我，答應我決不把你女兒逐出去——聽見嗎？決不把  
她逐出去，假使她——

安通師傅 這話真奇怪了。我爲什麼要把她——哈，我現在明白了！原來我當初並沒有  
錯怪她呵？

書記 答應我這件事！

安通師傅 不能！（把兩手插在衣袋內）但是我可以讓她，這話我已經告訴過她，她是  
知道的！

書記 （吃驚）你已經告訴過她——可憐的女子，現在我纔完全明白你了！



卡兒 (急急衝入) 爸爸, 爸爸, 有人掉在井裏? 不要是——

安通師傅 去拿長梯來! 鉤子! 繩子! 你還等什麼呀! 快快! 那怕掉下去的是那阜隸也得去救!

卡兒 鄰居們都在那兒了。他們比我還到得早。不要是克拉拉呀!

安通師傅 克拉拉? (扶住一把椅子)

卡兒 她去取水的, 有人在那兒找着她的手帕。

書記 混帳東西, 現在, 我知道你的鎗子所以打中我的原因了, 那一定是她。

安通師傅 再去看個仔細! (坐下) 我不能去! (卡兒下) 但是! (再立起) 如果我聽

懂你的話, (向書記) 那就全無問題了,

卡兒 (回來) 克拉拉死了! 頭在井欄上撞得粉碎, 當她——爸爸, 她不是掉下去的, 她

是跳下去的, 是一個婢女親眼看見的!

安通師傅 她說話應當想想! 天又不十分亮, 這個她那裏可以斷定呀!

書記 你還懷疑嗎? 你希望她是掉下去, 而不是跳下去的, 但你那裏能夠這樣呢! 你只須

把你向她說的話想一想得了！是你把她逼到絕路上去的；但是她所以沒有回轉頭來，卻是我的過錯。當你猜想到她的苦悶的時候，你只顧慮到那些私下的議論，卻沒有想到那些人的可鄙；你因此就說出了一句話，把她送到絕路上去了；我呢，當她的心感受到不能形容的窘迫的時候，沒有想到去安慰安慰她，而只想到要給那個沒人格的東西一點顏色看看，並且——現在，我因為給一個比我更懷的人牽制住了，所以把我的命也送了；就是你，現在雖這樣鐵石心腸似的站在那兒，將來總有一天會說是女兒，我寧願你沒有爲了避免那班偽君子來譏笑我而去自殺呵；你如今不能在我臨終的時候給我拭掉恐懼的汗，實在使我更加傷心呵！

安通師傅 她一點也沒顧慮到我——有人看見她跳下去的！

書記 她力量所夠得到的，她都做了——她是不值得爲你死的。

安通師傅 或者她是不值得爲她自己死的！

(外面喧嘩聲)

卡兒 他們把她抬進來了——(想走開)

安通師傅 (堅持到底的樣子,在後叫他)放在後面房間裏,放她媽媽的地方!

書記 迎她去!(想立起;但又向後倒下)唉,卡兒!

卡兒 (扶他立起,引他下)

安通師傅 這個世界我不懂得了!(沈思地站在那裏)

(註十二)舊約申命記第五章第十六節之原文爲:「當照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克拉拉之所以決心自殺,乃欲避免其

父實行自殺也,故有此語。

(註十三)指耶教中之十誡。

(註十四)十一月十一日爲耶教中之節日(Martinstag)。

(註十五)耶教中之守齋節,爲期凡四十日。

(註十六)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89644)

世界文學名著  
悔 罪 女 一 册

Maria Magdalena

每册定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riedrich Hebbel

譯述者 湯元培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一〇八三上

集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